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17 N.3 總64 2017/07

人工智能尋蹤

The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2

宗教對人生與社會的意義

Why Religion Matters to Life and Society

P8

當路德藏身堅固保障

When Martin Luther Hid in the Mighty Fortress

P12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翰福音 1:16-18)

Grace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人工智能尋蹤	2
The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m Bethell 唐理明譯
宗教對人生與社會的意義	8
Why Religion Matters to Life and Society	曾劭愷
當路德藏身堅固保障	12
When Martin Luther Hid in the Mighty Fortress	鄭路加
改革不停步	15
The Reformation that Never Ceases	任不寐
路德的“三個唯獨”與教會生活(3之2): 恩典是理性認識的對象嗎?	18
Luther's 3 Solas and Church Life (2/3): <i>Is Grace an Object of Rational Understanding?</i>	謝文郁
給AI弄潮兒的提醒	封底
A Reminder to the AI Surfers	蘇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千禧年主義和山上之城	20
Millennialism and the City on the Hill	李晉/馬麗
上帝是數學家嗎?	25
Is God a Mathematician?	基甸
千年之約	32
A Dat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季芳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愛：一位牧者的學習	28
Learning to Love: A Pastor's Confession	劉陽
回國半年的衝擊	30
My Reverse Cultural Shock: the First Half Year	郭易君

恩福

Blessings, Vol. 17, No. 3, Jul, 2017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7年7月 第十七卷第三期 總64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Abby Chen

Editorial Assistant: Shangchun Cai

Cover Designer: Sherry Fong

Administrator: Shangchun Cai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陳薇如

編輯助理 蔡尚純

封面設計 馮采葭

行政 蔡尚純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7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bf21.org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莘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主席)、蕭康(書記)、許蒙惠(財務)、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魂、陳愛光、陳政、劉哲沛、朱漢同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人工智能尋蹤

Tom Bethell

唐理明譯



譯者前言：

多少年來，人們都期望發明機器人，替人做工、計算、決策、思想……。在計算機時代，已出現許多科技奇蹟。當在國際象棋和圍棋賽事上，IBM的深藍（Deep Blue）和谷歌的阿爾法狗（AlfaGo）分別勝過了世界頂級冠軍，人們開始期望，不久的將來可以造出一個龐大的智星，把人類帶到達更美的世界；但也有人恐懼，擔心這樣的機器人反而會奴役人類，或把人類帶向滅亡的深淵。

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故弄玄虛，煞有介

事地要組建“世界政府”，來對付機器人智慧進化到超人的危險。谷歌的庫茲維爾（Ray Kurzweil）以人工智能的特殊學術地位，宣佈人類將在2029年得到永生！（其實從常識看，這根本是遙遙無期。）有位新聞從業者大膽預言：2017年將是人工智能超過人類智能的一年！人類是否終將研發出可以進入人類思維深層（如自覺意識）的擬人智能呢？

本文譯自貝特利（Tom Bethell）所著《達爾文的紙牌屋》（*Darwin's House of Cards*），2017年1月由發現學社

（Discovery Institute Press）出版；全書21章，本文為第19章“人工智能尋蹤”（*The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者是位資深記者，他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關注達爾文主義對學術界的影響，包括人工智能。在書中，他走訪人工智能的頂尖專家，客觀介紹每個人的說法；其中部分為親身採訪。他長期追蹤了幾位頂級科學家，並記述了其中一位在事業開始時相當樂觀，過世時卻有失落感。

對於擔心霍金和庫氏預言的人，本文的結論是一顆定心丸——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屆人工智能會議，1956年在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召開，探討“一種揣測：學習的每個層面或智能的任何特點，原則上都可通過精確描述，製成機器來仿效。”

簡言之，這些稱之為計算機的新機器，或許可以和人的理智（mind）媲美。申請撥款的提案中表達出（樂觀）的期待：只要有一批精英科學家，鑽研“一個暑期”，就能在這方面取得“明顯的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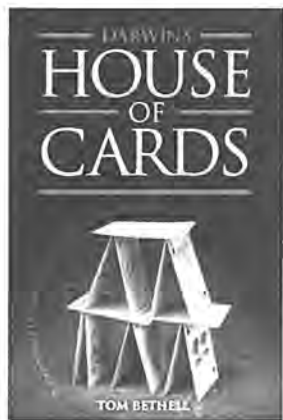
展”。

英國的數學家圖靈（Alan Turing）早在1930年就已提出：會思想的機器是可以作出來的。1950年他提出圖靈測驗：如果人在一個屏幕之後，區別不出來屏幕內作回應的是人還是機器，那個機器就可被視為具有智能。然而達特茅斯會議之後六十年，計算機仍通不過圖靈試驗，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機器能作抽象思考。事實上，我們還不知道如何來描

她寫過一句話：“這個‘分析引擎’絕不會裝作能新創任何東西。我們曉得怎樣命令它，它就只會按命令執行。” She (Ada) wrote this: “The Analytical Engine has no pretensions whatever to originate anything. It can do whatever we know how to order it to perform.”

述人的智能 (human intelligence)，好讓機器能夠模仿。

達特茅斯會議的主要召集人，是兩位數學家：麥卡錫 (John McCarthy) 和敏斯奇 (Marvin Minsky)。麥卡錫是最初使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詞的人 (譯註：本文將使用AI表達“人工智能”)，不久他就轉到斯坦福大學任職；敏斯奇後來轉到麻省理工學院。



2006年，在慶祝該會議五十週年的會議上，龍格里拉 (Max Lungarella) 和他的同事這樣說：“很清楚，當初第一代AI所設定的原始目標並沒有達到。不但對自然的智能認識尚且遠遠不足，人工形式的智能與自然形式相較，更顯得如此原始。看起來，一些最簡單的能力，例如物體的識別和操作能力——三歲兒童就會的，人工還無法辦到。”

從1956到2006年間，出現相互矛盾的現象。一方面，IBM的「深藍」於1997年贏過世界國際象棋冠軍。而其同時，程序員還不能讓機器人做一些簡單的事，例如搭積木，機器人會試圖先把上面的積木放上，卻不理解下層的積木應該先擺好。

那可能是因為計算機根本不理解任何東西！

這是拜朗 (Lord Byron) 的女兒艾達 (Ada)

的看法。她是樂福雷斯 (Lovelace) 的伯爵夫人；AI研究者很推崇她。1830年代，初入社交圈的她被介紹給巴貝格 (Charles Babbage)，後人稱他為計算機之父。巴貝格是劍橋大學的盧卡西講席教授，他希望建造一個“分析引擎”。艾達當年是數學系初入門的學生，她在筆記上描述巴貝格那還沒造出來的“引擎”。她寫過一句話：“這個‘分析引擎’絕不會裝作能新創任何東西。我們曉得怎樣命令它，它就只會按命令執行。”



當年二十來歲的她，直白地這樣說，把計算機貶抑為奴僕。180多年以後，這句話仍然不失其時代性。

AI：強型與應用型

過去半世紀出現了一種重要區分：一類計算機確實能“知道”事情 (即：強型AI)，另一類計算機則只能按程序執行任務 (即：應用型AI)。

應用AI的發展成就非凡。機器人在工廠的流水線工作，不需要短休或養老年金。計算機可以解密電話聲音，診斷疾病。另一亮點是無人駕駛汽車。2005年，無人駕駛汽車在莫哈維沙漠 (Mojave Desert, 譯註：美國加州) 進行130英哩競賽，斯坦福大學的「斯坦利號」 (Stanley) 是五輛達到終點的車之一。它攜帶了雷達、立體攝影機、五個鐳射器、導航器，平均時速19英哩，贏得了DARPA獎。

那次比賽時，我剛好在斯坦福大學訪問麥卡錫。當晚我在校園，卻瞥見另一種導航能力：一個模糊的影子在我面前掠過，是一條狐狸，以20英哩的時速，在微弱的光下自信地快跑。牠身上沒有導航器、鐳射器、或計算機，怎麼能有這樣的能力？在“矽眼” (The Silicon Eye) 一文中，吉爾德 (George Gilder) 寫的題材與此類似：

(蒼蠅) 可以分毫不差地翻身停在玻璃的邊上，或玻璃天花板上，卻不必慢下來。對蒼蠅的眼、腦、和神經系統如此明顯的超越性和不可測透性，(加州理工計算機) 完全摸不著頭緒……還沒有一個定量的測量可以作出解釋。

我問麥卡錫校園中狐狸的事，牠內部的“計算機”是如何得到程式的？

他說：“喔，那是經過幾億年歷練才成的。而我對第一批哺乳動物的表現更有興趣。”那可是能查明的。“目前來說，過去的情況比我們想像的更可測一些。”

他認為，設計者 (他稱之為“干預者”) 的作為，是可以通過科學方法來研究的。絕大多數研究AI的人是物質主義者，他們假定一切都是物質，包括理智 (mind) 在內。他認為，對腦的物質描述，可以完全陳明其思想狀態。麥卡錫告訴我，他本人也是物質主義者。

《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克勞撒莫 (Charles Krauthammer) 曾於2003年詳談物質主義。他認為，機器能具備意識是已可確定的事 (譯註：物質變精神是唯物主義的基本信條之一)：

我們終於成功了，而且是從最卑微處起步。在生物學上，神經元在數百萬年前就已經開始發動，讓沒有理智的小組織能運動，避免惡性的

庫茲維爾的基本錯誤是，他假設“量”的增加可以帶出“質”的改變；他認為，複雜性的增加，可以將本身轉化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新東西。 Kurzweil's basic error was to assume that quantitative additions will bring about qualitative changes; he thought we could expect a growth in complexity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n entirely new kind of substance.

刺激等等。而當足夠的神經元湊在一起，有足夠的複雜性，你就會忽然得到了……我們。一個動畫氣球上昇，超越一批個別而無意識的神經元，且說：“我存在。”從原則上看，這類事豈不至終也能發生在矽晶上？晶片的數目和它互相作用的複雜性無疑踉蹌踉蹌，需要幾個世紀去建造，但是我不認為矽晶不能從無意識轉化成有意識，就像碳的經歷一樣。

我問麥卡錫，達特茅斯會議50年後，他認為AI發展得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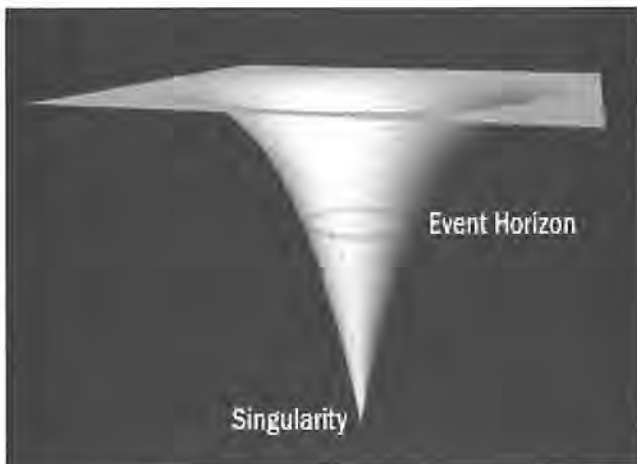
他說：“我必須承認，當時我過度樂觀了。在60年代的提案裡，我認為三年之內就可以完成的事，到今天還作不出來。”

然而，毫無根據的樂觀看法一直延續著。寫科幻小說《2001：外太空遨遊》（*2001: A Space Odyssey*）的克拉克（Arthur Clark）認為，二十一世紀初AI會達到人的水平。到了1999年，他把時間推遲到“2020年以後”。他認為，到那時候“地球行星上就會出現兩個智能物種，一個進化得極其快速，遠非生物界所能及。”然而這也還沒出現。

奇點

熱衷於強AI的領頭人物，莫過於任職於谷歌的烏托邦式未來學家庫茲維爾（Ray Kurzweil）。他是敏斯奇的學生，曾開發語音識別軟件，而且曾正確預測計算機可以在1988年戰勝國際象棋冠軍（實際上還提前了一年）。

他在《精神機器的時代》（*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 1999）一書中宣告：“將會出現一些機器，在各個方面都超過人類智能，這已不可避免。”這件事將發生於2029年。庫茲維爾把這類機器的出現稱為“奇點（Singularity）”。後來他出版《奇點近了》（*Singularity is Near*, 2005），把奇點



的到臨推遲到2045年。在後奇點時期，計算機會進化自己的理智，它的進步會極其快速。人類和計算機的理智將會融合——這種發展今日稱之為“轉化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思想可以下載，怪胎的時代（age of freaks）將開始。並且，人就可以永活（immortal）。

《富比士雜誌》（*Forbes*）2009年報導，1948年出生的庫茲維爾，每天吞食180到250粒藥丸，希望能活著見到奇點。他相信摩爾定律（Moore's Law）——計算功能每18個月可翻一倍。2012年他出版《如何創造理智：開啓人類思想的秘密》（*How to Create a Mind: The Secret of Human Thought Revealed*）。然而對於如何創造理智，其實我們至今仍一無所知。庫茲維爾的基本錯誤是，他假設“量”的增加可以帶出“質”的改變；他認為，複雜性的增加，可以將本身轉化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新東西。（譯註：量變到質變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之一。）

2000年，喬埃（Bill Joy）在太陽計算機公司（Sun Microsystems）任職，他給庫茲維爾的言論加了點悲觀色調。他寫的警惕文“為什麼未來不需要我們”宣稱，機器人、納米科技、和基因工程等，會聯手對付我們；“我們正處在極端邪惡的邊緣，這不是誇大的話。”（譯



註：據報導，喬埃絕對信任庫茲維爾，二人一次參加某大會，在餐廳中相逢。在與庫茲維爾的一席談話後，這位Sun Microsystems創建人之一把他的話當了真，而被嚇倒了。）

對喬埃的悲觀言論，麥卡錫並不在意。不過他告訴我，他也反對庫茲維爾的看法。“他（庫茲維爾）以為AI也有摩爾定律。每18個月加倍一次？我沒有看到這種事——不論過去還是將來，都不會有這種特色。”

然而，麥卡錫追加了一句：“有一些專門系統還是很成功的。”“許多公司現在都支持AI部門”。而現實讓人擔心的，不是計算機會吩咐人去做事，而是它們會導致失業。不過有人相信，新科技會創造許多就業機會，比淘汰的數目更多。

我問麥卡錫機器人疊積木的困難，他說，機器人現在已經很容易可以做到。然而，“它採用的方法，並不對應人對物體的一般常識。”（譯

要把常識輸進計算機，是極其困難的事。
Feeding common sense into computers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註：AI的許多成就，例如人臉識別，與人判別的常識並不相仿。）

常識，非“常”難

在強型和應用型兩者的鴻溝中，存在著一個悖論。計算機可以迅速做出人只能慢慢做的事——例如，兩個大數目相乘。然而，計算機不能做人（或一些動物）很輕鬆——甚至不假思索就能做的事。



兒童即便沒有人教，在三歲之前也會學到幾百萬件事；我們稱之為常識。但轉過來看，這反而成為AI的頭號難題之一。要把常識輸進計算機，是極其困難的事。

自1984年以來，賽克普公司（Cycorp）的總裁藍奈（Douglas Lanet）和其手下成員，便不斷將常識——就是數以百萬計、兒童都熟知、說出來太簡單的事——編碼，輸入計算機。藍奈舉了如下的例子：“如果你帶著容器，它一側開口，你就必須把開口處朝上。”（尤其若裡面裝了水。）

他們的構想，是把這些日常生活的基本理解，用形式邏輯（formal logic）來表達，而不用一般的句子。如此，機器就可以按這些邏輯陳述來運算。

2002年，藍奈告知網絡雜誌《計算機世界》（Computerworld）說，該公司已經花了“每年600人次的努力，組建了一個知識庫，含有三百萬條經驗法則，就是一般人對世界的了解，加上三十萬個詞條或概念。”但是距目標還很遙遠。要能運作類似人類智能，賽克普計劃（Cyc）的設計者認為，所需要的信息極多，當時只完成了約百分之二。

藍奈有微軟大金主亞蘭（Paul Allen）的支持，他曾說（摘自Daniel Crevire所作*AI: The Tumultuous History of the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譯註：1993出版）：“到了2015年，沒有人會想買一台缺乏常識的機器。”但2015年過了，我們仍然要用自己的智能和常識，來使用最新款的計算機。

框架問題

另一個相關的難題是框架問題。一個智能程序要有效，它必須推斷：某個動作之後會帶出什麼事情。但是計算機的推斷極度刻板。因此，某個動作之後的後續結果，必須明確講出來，而無關之事就要被忽視掉。例如，麥卡錫發現，要證明一個人在察看電話本之後會和別人交談，“我們必須加上一條假設——此人有電話機，而他察看電話本之後，還有這部電話機。”

要做得正確，計算機所編程的AI必須了解某個動作的背景。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在做一件事的時候，外部情況常出現許多改變，其中絕大部分是不相關的；要知道什麼相關，什麼不相關，卻變成十分困難。如果要把所有的改變都列舉出來，問題更變得無解。這就成了形式邏輯是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基本問題。

機器人學還有另一個困難。機器人在移動後，可以“計算”出它的新位置，但如果有一個輪子在周圍旋轉的話，在它的真實位置和計算位置之間，就會出現誤差。早期有個叫晃悠（Shakey）的機器人，經過幾次這類位置誤差，很快搞不清自己的位置而撞牆了。

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是再思機器人公司（Rethink Robotics）的執行長，他刻意反對麥卡錫和敏斯奇，因為這兩人打算在構建機器人學之前，先立好堅實的基礎。而布魯克斯則認為，預備時期已經夠長了，卻沒有太多成效。不如把機器人放到真實環境中去，希望有最佳成果。孩子是從環境中學習的，機器人或許也會如此。布魯克斯1997年接受採訪時如此說：

“我們能造出在世界當中運作的機器人，在無結構的環境中，可以做得相當好，因為它們能夠運用世界上的任何結構，來完成任務。”

但是敏斯奇作過一次演講：“現在是2001年了，HAL在哪裡？”他的沮喪之情顯而易見。（HAL是部電影，有人可能沒有看過，主角是2001年出現的一個壞機器人，它決定要殺掉飛向木星太空船上的所有機員。）敏斯奇如此說（譯註：演講大約在五月間）：

告訴我，你構建一個實體機器人時學到什麼，那我就會告訴你，有人在1970年就寫了一篇相關的論文。那個學生浪費了一年或三年的時間，焊連接頭，修理損壞的零件。有時候，機器人會行過大廳，真的找到一個門，走出去。

達爾文主義不能夠解釋知覺（可以感覺或經驗世界的能力）為何會出現。
Darwinism cannot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consciousness—the capacity to feel or experience the world.

但是你並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下一次它又不會了。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機器人的製造者，非常珍惜他們的視頻記錄——因為明天可能又做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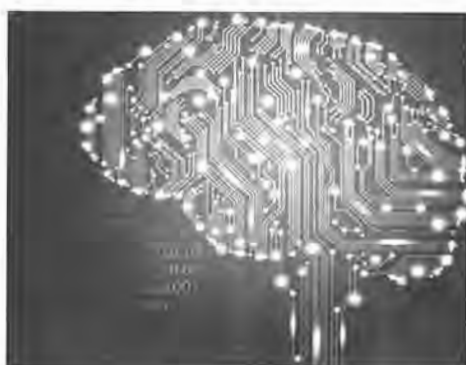
敏斯奇告誡想進入AI的研究者：“如果你聽到一位學生說，我正在造一個機器人，請告訴他，已經有四萬人在做這項工作。而過去15年之內，他們發現了五件事（姑且相信他們的說法）。”

敏斯奇1985年寫《理智的社會》（*The Society of Mind*）時，曾指出：如果要計算機知道如何去認知一個物體，並且作出應注意它或忽視它的決定，那麼我們就應當首先了解，人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把機器人送到世界上去，讓它從錯誤中得教訓，這辦法註定將失敗，毫無所獲。（譯者註：現在有機器與機器之間的學習——例如兩個阿爾法狗機器對決學習，也有人與機器之間的學習——例如戰鬥機飛行員和戰鬥機機器互拼；但這種學習必須雙方都通過機器的媒介。倘若單單把機器送到環境中去學習常識，與以上情況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刊登了悼念敏斯奇的文章（譯註：2016年），其中記述了他的評論，失望之情溢於言表。IBM“大肆宣傳”的機器“華生”又如何？那不是人工智能嗎？一度有人這麼問他。他回答：“我不能說它是什麼東西，可以算是答錄機裡設定的問題吧。”

理智和物質主義

格樂特（David Gelernter）又怎麼看這些問題呢？他是耶魯大學計算機學的教授，1993年時，曾因打開一個炸彈客所寄的包裹而被炸傷。他的父親參加過達特摩斯會議。格樂特曾說：“圖靈和他的助手對理智的看法太過天真了。至少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掌握精神狀態的存在——內在的精神世界，心意狀況和知覺。”



倘若
在軟件上建
立理智仿真
器，而期望
它能思想，
無異於建
立雷雨仿真
器，期望它
能淋濕每一
個人。沒有
人可以舉出任何引證，讓人相信人能用電子技術建

造一個有知覺的頭腦。（譯註：2015年5月）

思想機器的概念，是建立在物質主義的基礎之上。格樂特在“科學頭腦的關閉”（Closing of the Scientific Mind, 《評論》雜誌 *Commentary* 2014年1月）一文中討論了這個題目。他提到納格（Thomas Nagel）的書《理智和宇宙：為什麼物質主義式新達爾文主義的自然觀幾乎肯定是錯的》（*Mind and Cosmos: Why the Materialist Neo-Darwinism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lmost Certainly False*, 2012），納格爭辯說，達爾文主義不能夠解釋知覺（可以感覺或經驗世界的能力）為何會出現。格樂特指出，納格因此就被“所有帶頭的無賴、惡霸、哲學黑社會的逢迎者”大肆攻擊。格樂特繼續說：

對科學至上的人而言，攻擊達爾文無異是褻瀆他們的神祇，是絕不容赦免的罪。更有甚者，納格雖是位無神論者，但他不願意對宗教表示深惡痛絕，這點令其他無神論者感到不滿。納格的懷疑其實與宗教無關；他只是認為，科學還未達到足以解釋知覺的地步，因此需要加強。他認為達爾文還不足夠。

格樂特還嘲諷“庫茲維爾教派”，就是相信機器智能將主宰人類智能，到一個地步“人不再能了解機器，好像薯片不能理解數學的拓撲學一樣。”

在《評論》雜誌的文章中，格樂特說：不管庫茲維爾自己是否意識到，他乃是在相信並期待人類的消失。因為，如果事情真如他所預測的發生，地球上雖還有生命，但卻不是人類的生命。若預測：一個主要由半導體建造的人會永遠存活，而他仍算是人，就像是預測：一個皮膚為不銹鋼、胃部是微型原子反應爐、IQ為10,000的人，仍然是人。事實上，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格樂特又說，庫茲維爾教派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任何領域內的”進展“能夠持續不斷，更不用說快速前進了。”事實上，“機器只是按照我們所吩咐它的去做”，這句話豈不正是樂福雷斯伯爵夫人艾達在1830年代所講的嗎？看來從那時到現在，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變化。

不過事實上，有一件事改變了：達爾文主義干預了——因為自達爾文以來，人們就傾向於相信：只有以物質來解釋，才算科學。

格樂特認為，當代對於理智，“哲學家 and 大多數科學家都持‘計算主義（computationalism）’，這觀點是出於一個信念：理智和腦的關係等同於軟件和計算機的關係。”丹耐特（Daniel Dennett）曾寫《理智如此解》（*Conscious explained*），強調我們

至於計算機逐漸會具“智能”，或具備意識嗎？這是絕不會發生的事。
As to computers becoming “intelligent” or conscious, that will never happen.

要“把腦想成一台計算機。”格樂特評論說，這個類比有恰當之處，但也有非常狂妄之處。

目前，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前瞻：計算機仍會是我們順服的僕人，不管它是放在桌子底下還是戴在手腕上，也不管它的應用範圍是否不斷增加。

至於計算機是否將逐漸具“智能”，或具備意識？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不過，探求強AI的努力仍有其價值，因為它至少幫助我們了解到，人類理智的某些方面是何等奇妙！

譯後記：

長期以來，少有人把強AI和達爾文主義聯繫起來。《達爾文的紙牌屋》的作者長期追蹤文獻，並親自訪問原創者，他探究強AI的思想源頭，確認它是始於達爾文主義，並相關的物質主義。因為達爾文主義成了一切生物物質主義的基礎，包括人和人的智能：似乎只要經過某種構建，人的智能便垂手可得。

但智能設計論者則以為：生物若要逐步晉級或從零創造，必需有外來信息的注入。

人工智能的矽晶片具有外來智能不斷輸入的優勢；比起自然界的生物，在來源和時間上似乎確實更加有利。但問題是：強AI的智能，所需輸入的信息為何？人類智能的中心在哪裡？這些問題的答案仍未見端倪。

從人工製造的最簡單生物，及相關研究信息就可見一斑。生殖器支原體（mycoplasma genitalium）沒有細胞核，是含基因最少的微生物。文特爾研究所（J. Craig Venter Institute）動用了20位科學家，其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花了二千萬美金，經過十幾年，方才成功在計算機中做出新的基因排列（其中有部分還是抄的），轉移成ACTG鏈後，種植到基因DNA被掏空的山羊支原體（mycoplasma capricolum）細菌中（其中保留了現成的細菌代謝、蛋白質複製的整套分子機器、細胞膜等），稱之為合成絲狀支原體（mycoplasma mycoides）。（最近國內報導酵母菌染色體的合成，和以上的成就不過相仿。）

目前人的知識能力就只在這樣的水平。製作人工原始細菌尚且如此，想作強AI豈非天方夜譚？

如果人體物質部分是由塵土所造，那麼或許尚能用物質主義的觀點去探索，但上帝所吹入人鼻子的靈氣，則是更深一層的奧秘，不再是DNA或其他以物質為媒介的研究所能及的。人體的生物信息層面極度複雜，人對其了解尚在初級階段，何況是自我意識，即稱為靈魂的部分，豈非更難以入門了！然而，看來物質主義者還沒有體認到這一點。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宗教對人生與社會的意義

曾劭愷



本文整理自2017年3月9日台灣大學哲學系桂冠講座。曾教授在開場白中曾聲明，他本人為基督徒，但講演是從學術立場來作探討。

每個宗教都是獨特的，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意義都不一樣。然而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不是某個特定的信仰，而是廣泛的「宗教」。

首先需要釐清「宗教」和「意義」這兩個詞彙。

意義的雙重含意

「意義」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方面是指「意思」、「含義」、「指涉」，如：「你的意思是什麼？」另一方面是指「價值」與「目的」，如：「人生的意義」。

在傳統形而上學的「目的論」(teleology)討論「終極因」，「意義」是指「目的」。譬如，一間房子的存在有許多因：質料因(鋼筋水泥、木頭)、形式因(日式洋房、三合院)等。但質料因、形式因本身，並不賦予房子存在的意義。在目的論的含義上，我們置身的這棟建築物，其存在的「意義」是為教育，這就是形而上學裡所謂的「終極因」(final cause)。

當我們在這層含義上問：「宗教對人生與社會有什麼意義？」，就是在問：「宗教在人生或社會中的存在，目的何在？」

終極因的問題，是自然科學不去觸碰的。社會學家可能說，宗教是統治階級的手段、或社會穩定的因素。基督教牧師可能說，信仰的目的在於認識神，或得永生。有些人則可能是為了得今生的好處而去求神問卜。

「價值學」(axiology)是哲學的另一大分科。在這層含義上，這課題可以理解為：「宗教對人生與社會有什麼價值？」而答案將取決於個人的世界觀，以及對「價值」的定義。譬如，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會說，宗教的價值是將人性當中的無限性投射出來，讓人間意識到自身物種的無限性。到了十九世紀，宗教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不再具有價值。實用主義者威廉·詹姆士則肯定宗教對於社會的價值，是工具性的價值。對縱慾主義者而言，像佛教這樣的禁慾宗教則不具社會價值或人生價值。

所以，宗教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意義，是取決於我們對「目的」與「價值」的理解。舉例：改革宗神學在十七世紀產生了「法治」的概念與詞彙，但這並不意味大家就認為它對社會有正面的意義；金正恩的支持者可能覺得，為社會帶來法治的宗教，只有負面意義。還有一些人主張，「意義」問題本身就沒意義，如電影《艋舺》著名的台詞：「我不知道什麼叫意義，我只知道什麼叫義氣。」這個觀念也是一些哲學家、甚至宗教家的觀點。

總之，除非我們都有一致的價值判斷標準、一致的形而上學世界觀，否則討論「宗教對人生與社會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本身就很難具有意義。

宗教的古代解釋

我要解釋什麼是「宗教」，排除一些誤解，然後讓各位慢慢去反思，去判斷宗教對於人生與社會

十九世紀西方思想家的共識是，宗教的存在是人類歷史的「通例」或「公理」，是每個文明的必經之路。
In the 19th century most prominent thinkers in the West regarded religion as a "general case" or "general rule" of history, a path that every civilization had to go through.

的價值。

「宗」與「教」這兩個字，在古代並不連用。直到南宋，才有佛教文獻使用「宗教」一詞。但北宋時期，日本佛教就已有「宗教」一詞，這可能是從中國引進的，所以，中文的「宗教」一詞或許是北宋佛教發明的用語。

「宗」字是漢傳佛教借自漢文的用語，譬如，禪宗在唐代分成南北二宗，南宗強調「頓悟」，北宗強調「漸悟」。

「教」字則沿自周人的觀念。《易經》有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使天下服矣。」明代徐上瀛在討論古琴演奏的目的與價值時，曾寫道：「稽古至聖，心通造化，德協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意思是，古代聖賢制琴，目的在於教化；「教」的概念涉及天、天理、天道、神道，要使人心與宇宙達到和諧的狀態，是「上施下效」的概念。佛教借用這樣的概念，在宋代發明了「宗教」一詞，並且主張以「教」來分「宗」。

在這種含義上，儒家亦可視為「宗教」意義上的「儒教」；甚至藝術、音樂亦可看作一門宗教。

對宗教的近代看法

有趣的是，雖然中文「宗教」一詞是佛家發明的術語，但清末民初的佛學家歐陽竟無（1871-1943）卻說：「佛法就是佛法」，並不是宗教。歐陽竟無在此所指的「宗教」，是近代西方的 religion，而非南宋佛學所稱的「宗教」。他寫道：「宗教……原係西洋名詞，譯過中國來，勉強附在佛法上面。」

歐陽竟無認為，「宗教」這個西洋名詞包含四大要素：一、以一神或多神為崇拜的對象，並且有個創教的教主。二、有聖書，信徒必須信從，「不許討論」。三、有信條、戒約，是信徒必守的。四、要求「純粹情感的服從，而不容一毫理性批評者是也」。而他認為，佛法與這四大要素都背道而馳。例如，佛經並不是天啓文獻，不被視為「神的話語」、「從天而來的啓示」。佛教徒不該拘泥於佛經的字面含意，否則會落入「文字障」。

不過，歐陽竟無對宗教的定義並不符合近代西方的宗教觀。十九世紀時，基督教產生「聖經批判學」，是用理性批判聖經，因此聖經的教義與敘事並非不許討論。康德哲學所論述的宗教，是典型的建基於理性批判的宗教。黑格爾在宗教哲學中所論述的基督教，也是理性的宗教。

附帶說明，近代西方所論述的「宗教」，與十



九世紀的西方史觀息息相關。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主張，在歷史發展中，宗教最終會被哲學取代；但在晚期的《宗教哲學講義》當中，他卻說基督教會存到永遠，對於人類社會永遠有意義。

馬克思也不是完全否定宗教的價值；他聲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意思是宗教能夠減輕受壓迫群眾的痛苦，在封建時代是有價值的；但到了無產階級崛起，宗教這鴉片成為階級鬥爭的阻力，所以必須被廢除。

總之，十九世紀西方思想家的共識是，宗教的存在是人類歷史的「通例」或「公理」，是每個文明的必經之路。

與歐陽竟無同時代的中國思想家張爾田（1874-1945）提出，按照世界歷史的公例，儒家在歷史上的發展也必經宗教的階段，所以他主張儒家不是「學說」，而是「宗教」。當代中國新儒家代表人物中，蔣慶提出「國教論」，想把儒教變成國教；陳明則主張把儒教變成當代中國的「公民宗教」。

總之，近代以至當代漢語語境中的「宗教」，含義和近代西方比較接近。我們也是基於這樣的語境，討論「宗教對人生或社會的意義」這個課題。

現代的西方觀點

英文 religion 一詞源自於拉丁文 *religio*。這個字可能來自於 *relegere*，「重複閱讀」，指「反覆地研讀」。但多數學者認為，這個字源於 *religare*，是「約束」的意思。不過，在漫長的希臘羅馬以及基督教歷史當中，這字的含意已經跟字源沒有直接關係了。

在基督教成為歐洲的思想體系以後，「宗教」一詞就與「基督教」劃上等號。到了十八世紀，受啓蒙運動的影響，人們對傳統基督教多有質疑，因此對「宗教」的定義也有所改變。

傳統上，無論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不論是正統派、敬虔派，「宗教」一詞的含義必然包含人對神的認識，而這預設了神對人的自我彰顯。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許多強調教會教義真理的基督教神學家紛紛宣稱：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對神的認識。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sincere theologians defended Christian doctrines and declared that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but the revealed knowledge of God.

換言之，「宗教」主要是關乎知識——對神的知識、對神真理的知識。

但在笛卡兒的方法論懷疑主義影響下，後來的歐陸理性主義卻排除了「天啓」的信仰，採取自然神論的哲學進路來論述關於神的事情。

英倫的經驗主義學派中，洛克、柏克萊都是基督徒，但經驗論的集大成者休謨卻宣告：傳統形的而上學是行不通的，以致理性神學（rational theology）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康德讀到休謨的著作，形容自己「從哲學教義的睡夢中被敲醒」。在《純粹理性批判》當中，康德宣告：人不可能在純理性的範圍內建構對神的知識。在這範圍當中，神只是一個擬想，一個公設（Postulat），可以用此原則解釋一些現象，但不是人類確知的對象。

然而，康德並未揚棄宗教。在《實踐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他說，當我們離開純粹理性，進入實踐理性的範疇，也就是道德的範疇，「神」就不再是一個擬想，不是規範性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而成為本構性原則（constitutive principle）。因為藉由道德的超然性（the moral sublime），「神」成為人確實感知的對象，而這也是他整個道德哲學體系的出發點與基礎。

在更晚期的《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當中，康德提出了更完整、更成熟的宗教哲學。在他而言，宗教並不關乎純粹理性上的「知」（knowing），而是關乎實踐理性上的「行」（doing）。

十九世紀主流歐陸思想對於「宗教」的論述，基本上都受康德影響。例如，士萊馬赫在《宗教演講錄》中，向普魯士那些藐視基督教的文化人解釋：其實宗教並不關乎教義、或對神的知識。對康德而言，宗教是關乎「行」（doing），但對士萊馬赫而言，宗教是關乎「感」（feeling），一種對上帝絕對依靠的虔敬感。士萊馬赫早期的論述採取浪漫主義的進路，他認為，古羅馬的多神宗教比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的理性宗教更加虔敬、更有宗教性，而那些不上教會的文化人，也有深刻的宗教性。

士萊馬赫早期主張，我們都是有限者，而宇宙是無限的，但那位無限者並非絕對超越的上帝。反之，每個有限者都是無限者的一部分，而每個有限者裡面都有無限者。他說，當我們觀察宇宙，又探索自己的內心，在天人合一的狀態中感受對無限者



的絕對依靠，就是「真宗教」了。他的說法與陸象山所講「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很類似。

到了晚期，士萊馬赫會說，只有基督教能夠提供救贖；但他早期關於宗教的論述，更能代表當時歐陸的宗教觀。這種觀念認為，基督教只是「真宗教」的一種形式，而「真宗教」也可以藉由其它的宗教表達出來，甚至美術、文學、音樂，都可以成為「真宗教」。

例如，詩人席勒用一種類似史賓諾沙及士萊馬赫的方式，將「神性」與「人性」劃上等號，於是，藝術家就能夠像先知一樣，表達屬神的超然性。在席勒著名的《歡樂頌》中，他把「歡樂（Freude）」稱為人性的「神性火花（sparkle of divinity）」。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終章有很多宗教音樂的元素，歌頌的不是傳統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席勒筆下的人性當中神聖的超然性。席勒說，這種超然性會帶來狂喜的感覺。

後來，浪漫主義的美術家、音樂家、文學家、思想家，也用類似的進路，建構所謂「藝術宗教」（Kunstreligion），把宗教藝術化，又把藝術宗教化。對他們而言，不論是讚美詩或華格納的歌劇，所要表達的都是「宗教情操」。

故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許多強調教會教義真理的基督教神學家紛紛宣稱：基督教不是宗教，而是對神的認識。例如，瑞士的卡爾·巴特在《羅馬書註釋》當中，借用祁克果關於「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辯證論述，宣稱宗教是「人類可能性的最高峰」；但神的行動所產生的信仰卻是「不可能的可能性」。

事實上，在這種近代、現代西方語境以及漢語

我們必須秉持客觀、謙卑的態度，去研究、認識，才能真正明白宗教對於人生與社會的重大意義。
In order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ligion to life and society we have to study and investigate this subject humbly and objectively.

語境當中，不少佛學家也會說，佛法並非這種定義下的宗教。

去宗教化的危險

假如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我們將社會「去宗教化」、「去魔化」(disenchant)，會帶來什麼後果？

關於這個問題，清末民初的學者嚴復有精闢的見解。嚴先生早年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支持民主、科學，是中國啟蒙思想的先驅；但是他後來又批判五四運動，支持「孔教會」、「宗聖會」，甚至認同「上海靈學會」關於神鬼、靈魂的說法。

關於這種弔詭，黃克武的解釋相當具有說服力。他指出，嚴復並不是改變立場或自相矛盾，而是在他的「現代性方案與終極關懷之間，具有內在凝聚性與一致性」。

嚴復不是反對德先生、賽先生，而是反對試圖抹殺宗教、抹殺傳統的激進現代化運動。他是中國引進西方科學的先驅，但他認為，把科學當成信仰、迷信科學萬能、高喊「科學救國」的科學主義以及愛國主義，卻是具毀滅性的。

黃克武引用嚴復論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句詩：「何期(期待的期)科學精(專精的精)，轉把斯民蹂(蹂躪的蹂)。君看四年戰，茲事那可又」。他解釋道：嚴復、梁啟超等人「看到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導致毀滅性的戰爭」，他們「批判西方科學畸形發展、愛國主義與種族之爭所導致的殘酷戰爭」，也因此看見中國傳統以及宗教的重要性。



嚴復曾讀到一則新聞：有位英國女醫護人員在一戰期間被德軍抓到，判了死刑，她在槍決之前留下遺言，說：「站在上帝與永恆之前，我瞭解到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必須對每個人都沒有憎恨與酷烈。」嚴復有感而發，寫下一段話：「愛國愛國一言，殊未足以增進人道也。」愛國是好的，但如果沒有更高的宗教信仰所帶來的人道精神去平衡，那麼，狂熱的愛國主義非常危險。

嚴先生在近代西方語境當中，用真宗教、宗教情操這些概念來解釋中國傳統，而他的思想絕非反現代化。

事實上，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主流思想家，包括康德、黑格爾、士萊馬赫、祁克果等，都費心費力為宗教的意義辯護。

需要認真研究

我們今天探討的「宗教」一詞，如果是採用近、現代西方語境以及中文語境中的「宗教」，那麼，不僅基督教的神學家會說，他們的信仰並不是這樣的「宗教」，許多佛學家也會如此說。

事實上，每個宗教都有它的獨特性。「宗教對人生或社會有意義嗎」這問題，不能代替「基督教對人生或社會有意義嗎」，或「佛教對人生或社會有意義嗎」。我們不能把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道教等當作一回事，統稱為同樣含意的「宗教」，簡單地以為「宗教都是勸人向善」，或「宗教都是迷信」，或「宗教帶來暴力」。

對於人生與社會，不論正面或負面，每個宗教的意義都不一樣。印度教能使人民知足常樂，也能減輕底層人民的痛苦感；基督新教使人民勤奮工作，並樂於分享財富，造就了均富社會。至於這些影響是有意義或無意義、正面或負面，則取決於每個人的價值觀。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或資本主義者，就不會認為印度教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就不會認同十七世紀基督新教的社會價值。

在對每個宗教進行價值判斷之前，我們應當認真的去瞭解那個宗教。例如，蔣勳是佛教徒，但他討論荷蘭畫家林布蘭、維米爾、梵谷等人的作品時，指出基督新教信仰對荷蘭文化具深刻而正面的意義，他的觀察深入而正確。

所有的宗教在歷史上都曾留下令人不齒的劣跡，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宗教本身的信仰鼓勵這類行為。不少國人認為，耶穌是乘著砲彈來到中國的，基督教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關係密切，但很多人不知道，當年英國宣教士為了廢止大英帝國的鴉片交易，大批大批地付上了鮮血與生命的代價。

我們對個別宗教的教義與歷史若不夠瞭解，往往會人云亦云地有所誤解。一些令人不快的現象，不能讓我們全盤否定某個宗教。我們必須秉持客觀、謙卑的態度，去研究、認識，才能真正明白宗教對於人生與社會的重大意義。☪

作者現在浙江大學哲學系任教

當路德藏身 堅固保障

鄭路加

2017年，是全球果粉紀念蘋果手機發佈十周年的日子。十年前，第一代觸屏智慧型手機問市，對這個時代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力。現今智慧型手機深入各個層面，讓地球村的每個人隨時可以得到最新消息。

2017年，也是全球更正教徒紀念五百年前那場轟轟烈烈改教運動的年份。改教家們堅持聖經的真理，並向廣大信徒解釋：那位在中世紀教導下似乎遙不可及的上帝，其實一直都在信徒的身邊。改教家們竭力高舉神的話語，所帶來的宗教改革運動，其影響力更是世界性的。

熟悉又陌生的人物



回顧那場發生在五個世紀之前的改教運動，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作為領軍人物，不能不被提及。然而，這位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改教家，對今日的我們而言，可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熟悉的陌生人。

今日提及路德時，信徒們都會讚嘆他的堅定信心和無所畏懼。中世紀的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

國王皆施加壓力，仍無法讓他退步、妥協。畢竟，今天通過智慧手機，在各大搜尋引擎上查找出來的路德事蹟，大都是那樣具有傳奇色彩。

無可否認，那些讓人熱血澎湃的故事的確發生過。然而，如果今天的信徒僅僅透過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來認識路德，那位原來活生生、有軟弱的路德，便不為人知了，而我們也就沒法看到，路德如何在信仰歷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見證神的信實與慈愛。

衆所周知的故事是：路德在1517年的萬聖節釘95條論綱的壯舉。他踏著秋風、踩著落葉，大步流星地穿過威登堡的市區，來到選侯君的教堂面前，手起錘落，鏗鏘有聲地把質疑贖罪卷的論綱釘到教堂門口。這個故事不知被反覆傳送了多少遍。但路德在那之後10年後的經歷，知道的人卻是不多。

舉步維艱的十年

從1517到1527年，路德在跟隨神的道路上風雨不止，艱難重重。

在他的論綱不脛而走之後，羅馬教廷很快就注意到這位斷了他們財源的小修士。沒過多久，路德就被自己的修會和紅衣主教警告，要低調、要閉嘴。接下來，路德又被傳喚到萊比錫，在庭審會上被指控為異端。然而，路德卻不為所動。

結果，在釘完95條論綱之後三年多一點，路德就被羅馬教皇開除教籍。在那個年代，這無異於宣告他與救恩無關。同一年，1521年，他又被傳喚到國家大會上。面對來自教廷和帝國的雙重壓力，路德仍然堅守立場。他為此付上的代價，是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通緝犯。

路德躲避在山間古堡長達一年之久，眼睜睜地看著自己過去的同工曲解他的教導，帶領會衆濫用基督徒的自由。

當路德重新回到威登堡的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是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和劇烈的社會衝突。對此，路德又撰文又講道，來陳明基督徒在基督裡的自由到底是何含義。可歎的是，不明就裡的芸芸大

改教10年後，殷勤的路德通過翻譯聖經，言傳身教，寫作講道，竭盡全力地把福音資訊傳出去。

After the Reformation sparkled, Martin Luther spent 10 years diligently translating the Bible, preaching and teaching, sparing no effort to explain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Gospel.

眾以為，他們被自己的精神領袖路德拋棄了。

在那段被人誤解的時期，路德所失去的，不單是群眾的支持，還有曾經一度同情改教的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謨（Erasmus, 1466-1536）。對路德打擊更大的是，一直保護他的選侯君智者腓德利（Frederick, 1463-1525），也在那時過世了。

內憂外患的窘境

路德算是四面楚歌了嗎？1525年，路德沒有了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提供的薪資；沒有了作為修士才擁有的“直達天庭快速通道的高級會員證”；沒有了在社會上的合法身份；沒有了——一直以來的政治特權保護。代價夠大了嗎？困難夠多了嗎？這還沒完呢！

大家不要忘記，席捲歐洲的黑死病雖然發生在路德出生的一個半世紀之前，然而在路德時代，瘟疫依舊此起彼伏。因黑死病的襲擊，歐洲人死傷無數，橫屍遍野。可怕的景象不禁讓很多信徒認為，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當末日來臨之時，褻瀆上帝、攪擾信徒的敵基督將會出現。在黑死病流行時，有一個傳說是：有一天，一位修士和一位修女要結婚生子，而他們的孩子就是敵基督。

1525年，6月13日，威登堡的牧師為一對新人證婚。新郎是前修士路德；新娘是前修女凱薩琳。要是那時歐洲人手一部智能手機的話，這場婚禮絕對是比911還動人心魄的噩耗！在歐洲大陸流傳了一個多世紀、關於敵基督的傳說，似乎已經實現一半了。

1526年，凱薩琳懷上了他們第一個愛情結晶。路德迫不及待地這個消息寄給教皇，當然不是為了讓教皇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而是想讓他看到，神在這份婚姻中賜下祝福。再過一年，他們的大女兒出生，深得路德夫妻的喜愛。然而不幸的是，不過區區半年，這個孩子就離開人世。

禍不單行，在路德和凱薩琳為大女兒哀悼時，可怕的瘟疫再次侵襲威登堡。急速上升的死亡率，迫使整個威登堡大學南遷到耶拿城（Jena）。絕大部分路德的同工和學生都離開了他，隨著學校往南搬遷。路德的女兒過世時，陪在他身邊的屬靈夥伴少之又少。

就在那段時間，路德早年刻苦修道、折磨身體所帶來的後遺症，漸漸顯出長痛綿綿的威力。慢性病帶來讓人死

去活來的疼痛，使得路德在那段時間做過幾次臨終告白。

教會軟弱同工殉道

在這種情況下，倘若教會有復興，信徒靈命成長的話，路德或許還會得到些許安慰。然而，在20年代中期，選侯君和威登堡的改教家們在該地區做了一次大範圍的教牧調查，結果卻非常令人失望。

絕大部分住在鄉村的會眾，對改教家們大力提倡的福音資訊依舊不聞不問。在職的神職人員，都是早年從羅馬天主教學校畢業的，他們基本上還是按著羅馬天主教的教導來帶領教會。

路德早年期待，倘若把神的話語講解清楚，把福音資訊說得明白，之後便會帶來燎原大火，但事實並不如他所願。然而，另一種火焰卻出現了。

1527年8月，路德教導過的一名學生凱瑟（Leonhard Kaiser），在他自己的家鄉傳講福音資訊的時候，被當局抓住。這名更正教徒經歷了一番拷打，最後在市政廣場上被活活燒死。

吞吃更正教徒的烈火，可說是那時代歐洲大陸上最常見的火焰，因為在那些年間，被火焚而殉道的路德學生，還有好幾位。

堅固保障的確信

改教10年後，殷勤的路德通過翻譯聖經，言傳身教，寫作講道，竭盡全力地把福音資訊傳出去。可歎的是，絕大部分信徒依舊過著老底嘉的信仰生活。如果路德的指望在這裡，他一定會失望。

結婚後，路德的孩子一個夭折，一個活在瘟疫帶來的死亡威脅邊緣上。如果路德的指望建立在家庭當中，他一定會失望。



路德與全家一起頌讚神

身心靈都幾近枯乾的路德，從詩篇46篇得到了寶貴的安慰，在危難中藏身到上帝這堅固保障裡。
Exhausted in body, mind and spirit, Martin Luther found great comfort by reading Psalm 46 and hid himself in God the Mighty Fortress.

改教10年後，跪在女兒的墓前，守著人去樓空的威登堡，看著自己的同工、學生一一撤離，身心憔悴的路德怎麼辦？他怎麼繼續服事下去？

大概在這段時間，就是1527-1529年之間，那首廣為人知的《堅固保障》詩歌出現了。路德在事奉艱難、重壓當頭、內憂外患、孤單無助的處境中，唯一能抓住、唯一需要抓住的應許為：全能的神與我們同在，神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是我們的避難所。

身心靈都幾近枯乾的路德，從詩篇46篇得到了寶貴的安慰，在危難中藏身到上帝這堅固保障裡。他寫下雄壯的歌詞，流傳萬世：

上主是我堅固保障，莊嚴雄峻永堅強；
上主使我安穩前航，助我乘風破駭浪。
惡魔盤踞世上，仍謀興風作浪，
猖狂狡猾異常，猙獰殘暴非常，
陰險絕世惡無雙。

我若但憑自己力量，自知斷難相對抗，
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領著我往前方。
如問此人為誰？乃是基督我王，
統管宇宙萬方，自古萬民共仰，
定能將群魔掃蕩！

群魔雖然環繞我身，向我盡量施侵凌，
我不懼怕，因神有旨，真理必使我得勝。
幽暗之君雖猛，不足令我心驚，
他怒，我能容忍，日後勝負必分，
主言必使他敗奔。

主言權力偉大非常，遠勝世上眾君王，
聖靈恩典為我所有，因主耶穌在我方。
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
人或殘殺我身，主道依然興旺，
上主國度永久長。

路德在靈命低潮的時候，從神的話語中得到安慰和鼓勵，在那樣的境遇中經歷神的同在，在神裡面避難。這種經歷應該是刻骨銘心的，是否從此以後，他就變得堅強無比？

力不能勝的時刻

真實的故事是：在沒有多久之後，也就是1530年，路德整整有半年的時間離開了講臺。這位一生講道超過四千次的牧者，深知講道對於牧者的意義，和對於會眾的重要。但是，他在沒有外出、沒



有生病、沒有重大原因的情況下，選擇有接近半年的時間不講道。

過往，路德繁忙的講課、翻譯、寫作、養孩子、開會，但他從來沒有放棄講道。甚至1529年時，路德因為生病，頭痛到眼冒金星，他依舊不停下講道。但是在1530年年初的時候，突然間，路德不去講道了。為什麼？

史料顯示，路德那個時候對於他牧養了10多年的會眾失望至極！10多年過去了，路德什麼都搭上了，那群會眾依舊死水一潭，以至於信徒今天提到威登堡改教家的時候，還是只能提路德、墨蘭頓（Melancthon）、布根哈根（Bugenhagen）寥寥幾個名字。威登堡沒有變成一個奮興的教會。對此，老牧師路德一怒之下，離開講壇接近半年。

人們難免會問，那位幾年前還在歌頌神是人的千古保障，那位清楚明白神是唯一的安慰的路德呢？他忘記了神終將得勝的盼望嗎？他忘記了只有神才是世人的力量嗎？

答案是：是的。路德忘記了。

其實不僅僅是這一次。路德還有很多次差點一怒之下離開講壇。

這個事實再次提醒今天的信徒：即使是經歷了神的保守和恩典，我們還是會有信心軟弱的時候，有力不能勝的時候。人是如此容易忘記神的恩典，忘記神的同在！

路德終於深刻明白了人的軟弱。因此，在他最後10多年的服事裡，他常常在靈裡軟弱的時候和同工一起高唱：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今天，在回顧五百年前那場改教運動的時候，唯願我們能夠藉著人手一部的手機，看到改教家們為我們樹立的信心榜樣。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透過那些見證，看到一直與信徒同在的主。✠

作者任教於歐華神學院

改革不停步

從協同書談起

伍不寐

從1517年路德改革到2017年正好是500年。然而聖靈並非在16世紀才開始降臨，因此教會乃是一場持續的改革或回歸，任重道遠。

路德會的協同書

《協同書》(The Book of Concord) 是路德會最重要的教義傳承，正式出版於1580年，最早是拉丁文和德文。英譯本從1851年至2005年有五種版本，中文譯本問題甚多，只能供參考。

《協同書》的內容分五部分：

(1) 三大公信經(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他那修信經)。這些信經分別上溯到二世紀和四世紀，確證了路德教會符合傳統，是普世教會的一部分。

(2) 奧斯堡信條及其辯護論。此信條是1530年路德人根據教皇派的要求，解釋他們的聖經觀點；辯護論中宣告了路德教會的教義核心：唯獨恩典稱義、唯獨信心、唯獨在基督裡。

(3) 大小要理問答。路德於1530年撰寫，旨在創立和建造德國的路德教會，向兒童、平信徒和普通的聖職人員教導基本真理。

(4) 施馬加登信條與論教皇權與首位。大概完成於1536年底，路德列舉了德國教會必須堅持、不可妥協的信條。

(5) 協同式。完稿於1577年。1546年路德去世後，面對加爾文主義的衝擊以及新教的內部分裂，路德教會進行了艱苦的教義集結。協同式顯示路德教會拒絕跟隨新教改革的激進反傳統路線。

《協同書》有兩大宗旨，第一是實現教會脫離羅馬教廷而德國(本地)化；第二是高舉唯獨聖經的旗幟。

它是關於教義的名著。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的教義是一種西歐的哲學習慣，也可說是教會面對西方文化作出的護教反應。教義史是教會與處境的互動歷史。

教義與聖經不同，雖然其中有真理的光照，但並非啟示真理本身。關於教義，我們需要有三點認識。第一、教義所面對的是異端和異教，旨在護



教。第二、任何宗派的教義都不是聖經，更不是聖經的總結和終結。第三、我們必須警惕，防止教義對教會生活產生攪擾。唯有聖經是教會建立和發展的根基。

爭戰不斷的教會史

歷史(history)是“祂的故事”，以神為中心。根據啟示真理，人類歷史的核心事件是教會史和教義史；而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基督事件和教會地極使命的一部分。

創世記提到“挪亞五百歲生了閃、含、雅弗”(5:32)；“閃生亞法撒之後，又活了五百年，並且生兒養女”(11:11)。無獨有偶，從亞伯拉罕起，神子民的簡史大致可以按500年分為一個單元：

- (1) 主前2000-1500年，亞伯拉罕到摩西：從一家到一族，從世界到聖壇和會幕。
- (2) 主前1500-1000年，摩西到大衛，從一族到一國，從會幕到聖殿。
- (3) 主前1000-500年，大衛到但以理，從一國到世界，從聖殿到會堂。
- (4) 主前500-0年，但以理到耶穌，從會堂和萬國到一人。
- (5) 主後0-500年，羅馬帝國(地中海)的基督化。
- (6) 主後500-1000年，歐洲的基督化。

宗教改革啓動了福音的世界化，這過程至今尚未結束。
The Reformation incubated the movement of world-wide evangelization that has continued even today.

- (7) 主後1000-1500年，歐洲的衝突與教會的改革。
- (8) 主後1500-2000年，世界的基督化。
- (9) 主後2000-2500年，世界的衝突與教會的改革。

從基督升天、普世教會開展之後，教會始終在爭戰中。初代教會（0-476）是產難時期，經歷猶太人和羅馬人的大逼迫，又需迎戰各種異端。

中世紀上半葉（476-1054）是人類真正的啓蒙時代，歐洲蠻族紛紛基督化，從而建立了基督化的歐洲；匈奴人、蒙古人、阿拉伯人以及突厥人被攔阻。這期間，教皇制度崛起，國家宗教逐漸腐化，而修道主義的出現成了一股清流。

到了中世紀下半葉（1054-1453），歐洲因著迅速的基督化，產生了兩種後果。第一、教會腐敗嚴重，改革的要求不斷在教會內部出現；以修道院的革新為主要標誌，出現方濟會、道明會等；歷代教皇當中也出現一批改革派。

第二、世界之王糾集一切力量，要消滅基督教的歐洲，於是出現大規模的戰爭：阿拉伯入侵、十字軍東征、蒙古入侵、奧斯曼土耳其興起、東羅馬滅亡、英法百年戰爭等；再加上黑死病流行，中世紀是在黑暗中結束的。



宗教改革的背景

但那不是基督教的黃昏，患難是神潔淨和建立教會的過程，基督教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黎明。接下來的世代，可稱為宗教改革時期（1453-2017）。

宗教改革的背景並不是所謂的文藝復興，而是中世紀的改革本身。一般將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約1320-1384）和捷克的胡斯（Jan Hus, 1371-1415）視為路德的先鋒。威克

里夫的主要貢獻在翻譯英文聖經，使教會的本地化能有真理為基礎，他也主張聖經的權威高於教會。胡斯受威克里夫的影響很深，興起會議運動，主張大公會議權力在教皇之上。天主教內部也一直有改革，如弟兄會、耶穌會。在這500年裡，人文主義、社會主義、和宗教改革平行向前；人類再一次面臨歷史性的抉擇。

宗教改革啓動了福音的世界化，這過程至今尚未結束。

當然，世界之王同樣反擊福音的擴展，世俗主義（兩次世界大戰與此相關）、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恐怖主義、霾國（編註：中國）的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肆虐。上帝允許衝突存在，乃是要不斷更新、建立祂的子民。而從活板印刷到互聯網，神不斷賜下更便捷的工具，讓路德未竟的改革事業得以持續開展。

從歷史看路德

路德無疑對改教有莫大的貢獻，然而教會對他的一些“文學記憶”可能過於文學化；“這是我的立場”亦可能是虛構的。

其實路德的一些釋經著作有明顯的缺陷，例如，教理問答中，十誡和洗禮的部分內容過於狹窄有限；而他對啓示錄的解釋，更錯得匪夷所思。

路德真正感動我的，除了勇氣，更重要的就是他對聖經的敏感，以及用自己生命經驗去作聖經的見證。如果聖經不再是聖經，如果還有第二本聖經，或如果聖經與我個體生命無干、只是別人的火炬，那麼信仰就只是一場文學、迷信和政治。就此而言，路德這個人比《協同書》的教義更寶貴。

路德（1483-1546）出生於德國一個小鎮（Eisleben, Saxony），次年舉家遷到曼市（Mansfeld），在那裡度過了童年，隨後在另外兩地（Magdeburg和Eisenach）學習拉丁文學。1501年進入大學（University of Erfurt）學習法律；路德後來稱這所學校為啤酒與淫婦之屋。

1505年7月路德進入奧古斯丁修道院，對他而言，那是延伸的“絕望之旅”。1507年，他被按立為教士。在完成兩個學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後，他於1512年10月開始教神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1517年10月31日，他把95條論綱釘在威登堡教堂門上，掀起現今所謂宗教改革的帷幕。

接下來陸續發生奧斯堡會談（1518年10月）、

宗教改革的兩大貢獻是：本地教會與唯獨聖經。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Reformation were the importance of indigenous church and the sol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萊比錫辯論（1519年7月）、沃姆斯國會（1521年4月）、在瓦爾特堡翻譯德文新約聖經、面對農民戰爭（1522年3月，威登堡）、結婚（1525）、建立教會（崇拜儀式、要理問答、面對異端，崇拜詩歌等），與同工完成舊約聖經的德文翻譯並出版整卷德文聖經（1534）。

路德及其追隨者所做之事的意義，他們自己未必完全明白。上帝藉著這場改革，不僅否定了羅馬教皇制，且把祂的教會帶到更遠之地；德國教會並不是終點。正如起初上帝允許耶路撒冷的教會遭遇大逼迫，目的是要將使徒帶往普天下，去建立祂的教會。



對路德人的期許

實在說來，《協同書》是為了保護德國教會的權宜之計，它只是一個里程碑，並不是宇宙真理，不是聖經最後的總結。如果路德人現今再無限高舉《協同書》，它或許就會成了他們的金牛犢。

對宗教改革應當看得合乎中道，我們固然不會像教皇派將它視為洪水猛獸，也不必像路德宗將它驚為天人。宗教改革不是對中世紀的斷裂，也不是神聖歷史的最後高峰。

宗教改革的兩大貢獻是：本地教會與唯獨聖經；而這個過程剛剛開始。在這兩個基本真理問題上，宗教改革只是尚未完成的回歸運動。

路德教會今日有三個問題，需要不斷超越。

1. 路德人（Lutheran）

路德教會是在不斷戰爭的狀態中誕生的，所面對的羅馬教廷、加爾文派或內部的分裂，都是生死之戰。於是，原本只是信仰宣示的“路德人”一詞，便具有強烈的自衛意識，從《協同書》的字裡

行間明顯可見。

正因如此，“路德人”有向外界封鎖的態度，以確保“教區”內的穩定和團結。同時，“路德人”對自己的一切教義領受都難免誇張到“宇宙真理”、“終極真理”的高度。

其實，路德人不過就像當年的以色列人，是一群身處曠野的罪犯；如果離開了基督和聖經，他們的生命和智慧不過是泥土。

不僅如此，這個名詞本身難以脫離分裂主義的指控。儘管一些路德派人士爭辯說，路德人就等於基督徒，但我個人不願意作這種等同。這個說法會引領以人為中心的分門結黨惡俗。

當然，基督教其他宗派的名稱也會涉及同類的問題。其實這問題是可以被“改革”的。

2、認信派（Confession）

幾乎所有的基督教派都可以歸類為認信宗派：認信聖經，同時認信自己宗派形成的教義、神學。

教義非常重要。但是，教義不可與聖經等同。聖經教導的認信對象只有基督和聖經。我個人只接受否定性的教義認信，撇除異教、異端，並與其他宗派有所區分。在聖經面前，我只將《協同書》視為閱讀聖經的一種方法。

遺憾的是，路德教會很多主流人士，實際上將《協同書》等同於聖經；更多人在教義與聖經的關係上模稜兩可。教會政治的惡俗正在侵蝕宗教改革時代的純真熱情。

3、教區制（District）

路德教會在歐美與很多宗派都結下了梁子，有些衝突其實是血氣的積怨。這些實際上與中國教會無關。當我們在一塊新的土地上拓荒的時候，完全可以擺脫歐洲歷史的各種陰影與重擔，輕裝前進。

教區、神學院和本地教會，是教會健康發展的良好範式，也是中國教會應該效法的方向。但是，路德教區有政治化和官僚化的問題，這些局限成為對本地教會和地極使命的攔阻。實際上，極端的教區政治不過是羅馬教皇體制和東正教聖公會主教制的殘餘。

當我們面對一個宗派和一間教會，若非涉及基要真理，任何問題都不構成我們離棄她的理由。在有缺陷的教會中彼此相愛，不停共同更新，才是教會真理的重中之重（哥林多前書13:13）。✚

作者在加拿大牧會，本文摘自他對會眾教導《協同書》的導論

路德的“三個唯獨”與教會生活(3之2)

恩典是理性的認識對象嗎？

謝文郁



在基督教神學思想史上，奧古斯丁的神學稱為“恩典神學”。面對當時幾近你死我活的神學爭論，奧古斯丁從恩典概念出發，深入地考察了神學方法論問題，完成了《三位一體論》的寫作。

奧古斯丁認為，三位一體是基督徒對所信之神教義表達，必須在信心中持守。不過，如何理解這個信念，卻是基督徒一輩子的事。也就是說，基督徒是在跟隨基督的一生中理解三位一體的。因此，他完成了12卷的寫作之後，打算先擱置一段時間，等到晚年再行修改、補充、完善。沒想到，不知什麼人把他的手稿傳出去了，以至於他不得不改變計劃，提前對文稿進行修改、補充、並出版。

評析三種神學方法論

開卷之初，奧古斯丁分析了當時神學爭論中的三種神學方法論。第一種是從概念出發，進行推論，要求神學觀念必須遵循邏輯。第二種是從個人經驗出發，追求對神的親身經歷和直接見證。第三種則是反對任何對神的理解活動，認為神是不可理解的，基督徒只要相信就行了。

關於第一、第二種方法論，奧古斯丁指出，人的理解結構和個人經驗是有限的，我們只能擁有片面的認識；如果堅持自己的立場觀點，等於把神限制在人的有限視角中。而第三種方法論等於要求信徒放棄去理解神。但是，人是在判斷選擇中進入生

存；缺乏對神的理解，等於無法讓神進入我們的生存。奧古斯丁認為，這種神學方法論無異使人自絕於真理。

人是在一定的理解結構中理解神的。那位滿有恩典的神是啓示的神，祂願意人竭其所能去理解祂，並透過人的理解而進入人的生存。既然人只能在自己的理解結構中來理解神，若要更加充分地認識神，關鍵點便是要更新改變我們的理解結構。

恩典使人心意更新變化

然而，人不可能憑著自己來改變自己的理解結構。為了讓人認識祂，神就在恩典中不斷打破人的現有理解結構，建立新的結構，讓人在其中認識神。這個過程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間斷的。因此，保羅作了這樣的勸勉：“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12:2）奧古斯丁的這種神學思路，稱為“恩典神學”，即：恩典是我們認識神的起點。

奧古斯丁早年一直拒絕接受基督信仰，他認為，這是自己的“自由意志”使然。後來他接受了基督信仰，起初他依然認為，這也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我信耶穌基督”這個宣告中，豈非暗示“自由意志”是認識神的起點？

然而，當奧古斯丁對恩典概念更深入地認識之後，他發現，這種說法和恩典概念並不合拍。於

任何事物，如神所造的大自然，一旦成為理性的對象，它就不是恩典，而是被某種概念體系所框架的認識對象了！
Anything, even creation, if treated as a rational object would no longer function as grace but as an object to be understood through certain conceptual framework.

是，他自我檢討，坦承早年那種說法是不合適的。實際上，不是他的“自由意志”使得他相信耶穌基督，而是神的恩典讓他相信耶穌基督。也就是說：恩典在先，信心在後。

在一篇論嬰兒洗的文章中，奧古斯丁給出如下的論證：嬰兒受洗是恩典臨到了他；這恩典日後可以幫助他建立信心。

恩典神學與自然神學

在奧古斯丁“恩典在先，信心在後”的說法中，“先後”顯明有時間之差。這便引出一個問題：信心尚未建立之前，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恩典”？

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接手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我們完全可以通過理性來認識神的“恩典”，並且由此建立信心。阿奎那強調，理性也是神賜給人的恩典，因而人可以憑藉理性認識恩典，進而建立信心。這符合奧古斯丁的恩典神學。

他進一步指出，大自然也是神所賜的恩典；通過理性（恩典）來認識大自然（恩典），我們就可以建立對神的信心。這種神學思路稱為“自然神學”。

對於阿奎那來說，理性、大自然、和信心都是神的恩典，因而理性認識大自然的活動，並沒有違背恩典在先的原則。毋寧說，這是一個從恩典（理性）出發，通過認識恩典（大自然），終而進入恩典（信心）的過程。因此，他認為，他堅定地持守著恩典神學。

自然神學的誤區

然而，人的理性活動乃是在一定的理解結構或概念體系中來進行理解。當我們在理性中認識大自然時，我們實際上是用某種概念體系來理解經驗世界。概念體系如何，經驗世界也就有相應的呈現。顯然，如果我們是通過理性認識大自然，再來認識神，那麼，神就被某種概念體系所框架了。

因此可以說，在自然神學的思路中，什麼樣的概念體系就會介紹出什麼樣的神。例如，當人們發現，亞里士多德哲學所提供的概念體系可以處理一系列神學命題，神就被亞氏的哲學框架起來了。

中世紀的神學家有一種頗有意思的說法：哲學是神學的工具，是服務於神學的，是神學的婢女。但是，在這種神學思路中，任何一個神學命題都是在某種概念體系中被理解。於是，我們便進入了一

個困境：沒有婢女就活不下去了！

問題是，作為理性認識對象的大自然，是否是神的恩典？或者說，神的恩典能夠成為人理性認識的對象嗎？阿奎那的回答是肯定的。當代許多基督徒也往往不加思考地持肯定回答。但是，任何事物，如神所造的大自然，一旦成為理性的對象，它就不是恩典，而是被某種概念體系所框架的認識對象了！

或者說，自然神學認為大自然是神的恩典，同時也把它歸為理性認識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恩典”既不是人“生存”的起點，也不是人“認識活動”的起點！相反，在理性認識“恩典”這個思路中，理性成了認識的出發點，而恩典不過是作為認識對象而存在。因此，阿奎那從自然神學出發，所構造出關於神的觀念，都只能是在某種概念體系中的一種觀念。

恩典藉信心進入人心

如何貫徹奧古斯丁的恩典概念，確保我們的思想和生存能以恩典作為出發點呢？

路德在《論意志的被捆綁》一篇長文中，對恩典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提到：恩典是神賜給人的。神以什麼方式和在什麼時候賜予人，這是神的主權。人除了接受、感謝、順服、讚美等之外，什麼也不能做。恩典是我們的讚美對象！神愛世人，出於自身的願望而賜予人恩典。

路德認為，根據聖經的記載，神所賜的恩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已經給予的恩典，一種是尚未給予的恩典。已經給予的恩典就是耶穌基督，讓人因著耶穌基督而認罪悔改，相信並跟隨耶穌，成為信徒。尚未給予的恩典則是耶穌的應許：信徒在信心中可以源源不斷地在基督裡接受神的恩典，並在恩典中理解神。既然這恩典是應許的，信徒永遠都只能在信心中接受神。應許的恩典不是我們的認識對象，而是我們在信心中的接受對象。路德稱之為“神秘恩典”。

在路德看來，面對神的恩典，人一旦使用自己的概念體系，就必然把它框架在自己的理解結構（路德稱之為良心）中。而這種被框架了的“恩典”，就不是神的恩典，而是和所有其他被認識的對象一樣，屬於人所認識的世界的一部分。

路德強調，恩典是在人的信心中進入人的思想。從思想的角度來看，對現有的理解結構而言，“藉信心進入的恩典”乃是一種陌生的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對立或衝突。如果現有的理解

千禧年主義和山上之城

對韋伯和托克維爾命題的神學性補充

李晉/馬麗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接上頁)

結構足夠強大，為了維持思想的統一性，這個陌生因素就會被當作理解對象，而被強行納入現有理解體系中，不再作為神的恩典而存在。但是，如果信心足夠強大，這個陌生因素就會在信心的支持下，衝擊現有的理解結構，進而打破它，構造新的理解結構。

這新的理解結構是在恩典中建立的。這種心意更新變化的過程，乃是神進入人的思想和生存的過程。凡親身經歷者，都能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為，而衷心感謝讚美。恩典就是這樣進入人的思想，而成為思想的出發點。

結論：唯獨恩典

因此，恩典只能在信心中進入人的思想和生

之中，探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有別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的現代“理性資本主義 (Rational Capitalism)”，為什麼只在西方產生？這就是社會理論中經典的“韋伯命題”。


韋伯認為，原因在於：美國新教（基督教）普遍存在一種呼召感（calling或vocation）。在清教徒主義中，“人們用很多努力來‘證明’自己在上帝面前是蒙恩得救的……，而且要藉著社會領域，在人面前‘證明’自己在新教教派中占有一席之地。這兩方面彼此互補……傳遞出一種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和其具體的氣質（ethos）……。”他們對財富和實業的肯定、對勤奮和理性計算的鼓勵，原先並不是以社會發展為目的，但卻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就是理性資本主義的形成。

另一位考察新教對早期美國社會影響的學者，法國社會學和政治學家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寫到：“從我抵達美國開始，我眼前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國家的宗教生活。我停留的時間愈長，就愈能看出這些新事物所生發的偉大政治結果。”他深刻洞悉，宗教對美國的社會和民主共和制 (Democracy Republic) 產生了莫大的塑造力；宗

存，並成為人的思想和生存的出發點。路德在“唯獨恩典”這個命題中所要表達的，便是這意義上的恩典。

路德強調，自然神學中的“恩典”，是理性的認識對象，充其量不過是由人的知識構成，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恩典。羅馬教皇主義者雖然跟著奧古斯丁大談恩典一詞，但是，他們所講的“恩典”，根本不是神的恩典，而是對恩典概念的誤用。

恩典是啓示的神因著愛而在耶穌基督裡的自我彰顯。當神的恩典臨到時，人就在信心中懺悔認罪、感謝讚美、順服接受！

神的恩典在信心中進入人的思想和生存，並成為出發點。這是自由的生存！

作者在北美華神與山東大學任教

美國清教徒所感受到的呼召，是受千禧年主義末世論的影響；他們要建立一套與之相應的倫理和社會秩序。
The callings felt by the American Puritan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schatology of Millennium. They wanted to build moral principles and societies corresponding to it.

教不僅“調節民德（mores），而且其影響力延展到人們的智力上。”

被忽略的理念

筆者認為，韋伯和托克維爾的觀察是正確的。但是，他們的解釋只停留在現象層面，並未能揭示出真正的理念原因。

美國早期的社會秩序和思想，實際上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韋伯和托克維爾忽略了新教中的一個理念，即當時新英格蘭地區的人被驅動的重要動機：千禧年主義（Millennialism）。

從史料中，我們發現一重要事實：新英格蘭地區從建立一開始，就受千禧年主義的影響。換言之，美國清教徒所感受到的呼召，是受千禧年主義末世論的影響；他們要建立一套與之相應的倫理和社會秩序，為實現千禧年中預言的基督再來和上帝的國作預備。結果，因著他們在各種職業中積極努力，造成了社會的繁榮。

事實上，這種千禧年主義一直塑造著美國的神學、社會和政治。人們翹首期待基督統治的臨近，這種世界觀推動了早期美國的社會改革，塑造了社會倫理和思想觀念。

清教徒的千禧年主義

千禧年主義通常是指針對《啟示錄》20:1-7所提出的末世觀。

早期新英格蘭地區流行的千禧年主義，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後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認為在基督再來之前，聖徒將統治一千年，那將是和平的黃金盛世，之後基督再來，進行審判。另一種是“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認為基督將在千禧年之前再來，統治一千年。

很多時候，這兩種千禧年主義同時影響和塑造著美國的早期社會。不過，研究清教徒思想家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的權威學者馬斯登（George Marsden）認為，後千禧年主義的社會推動力很強：“後千禧年主義在18世紀的英國被清楚表達出來，在大覺醒時期的美國得到廣泛傳播，特別是透過愛德華茲。……美國福音派後千禧年主義者，不僅從大復興和宣教的成功上看到千禧年臨近的徵兆，也在當時社會改良和廢奴運動……等事件中看到它的實現。而且，在那美好的時代，科學、科技和教育的成就，都超出人們的想像。”

自17世紀之後，歐洲的英格蘭和北美的新英格蘭都出現樂觀主義的末世論。英國的清教徒在克倫威爾的保護下，發表了大量神學論著，不少是講論千禧年和聖徒的統治，作者包括約翰·歐文（John Owen）、卡若（Joseph Caryl）、約翰·豪（John Howe）、腓利·奈（Philip Nye）等。

政治學者桑多茲（Ellis Sandoz）指出，那時期的基督徒絕大多數認為，自己活在聖經啓示已經完成的時代中；直到千禧年來臨之前，他們的使命就是活出上帝的呼召。劍橋歷史學家圖恩（Peter Toon）也同意，相當一部分神學家的著作都呈現後千禧年主義觀點，包括愛德華茲、惠特比（Daniel Whitby）、霍智（Charles Hodge）和斯壯（Augustus Strong）等。因此，在18世紀，後千禧年主義在美國被普羅大眾廣泛接受。

清教徒的確有很强的蒙召感，因此“韋伯命題”有一定的道理。學者沃爾澤（Michael Walzer）指出，清教徒所以會參與建造社會，“呼召”的觀念是重要因素。基督徒蒙受“呼召”，一方面成為激進的批判者，另一方面又積極投入社會，因為世界成為門徒操練的場所。歷史學者摩根（Edmund S. Morgan）提出，在清教徒時代，出版、講道和日



建立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曾花幾個月在心靈裡尋求，為要確定他們是否蒙召前往新大陸。
The first Puritan colonials in New England spent months in prayer before sailing to the new continent, trying to discern God's calling.

常生活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呼召”。但是，“韋伯命題”未能清楚洞悉其動機：清教徒活出呼召，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思考，要如何在一個新世界中生活、如何預備迎接千禧年的來臨。

新大陸與新世界

若按歷史的角度來看清教徒當時的處境，可以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從英格蘭到美洲，意味著從舊世界到新世界。摩根提到：“建立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曾花幾個月在心靈裡尋求，為要確定他們是否蒙召前往新大陸。”這些清教徒相信，他們和舊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樣，從曠野到了上帝的應許之地；作為與上帝立約的百姓，他們要活在一個新世界裡。

在這個全新的世界裡，信仰和政治應該是統一的。清教徒並不認為國家和教會需要完全分離；恰恰相反，絕大多數清教徒（例如在殖民地具很高社會權威和地位的克頓John Cotton）認為，除了政府官員和教會聖職人員需要區分之外，在其他方面，政府（state）和教會（church）都應當攜手，共同服務上帝所建立的這個新世界。

1631年，麻薩諸塞的清教徒曾宣布：在殖民地，只有教會的成員才是自由人，具有投票和選舉權。1630年，任麻薩諸塞地方長官的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 1588-1649）發表題為“基督徒慈惠的榜樣”（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的講道，強調教會和社會必須聯合在一起，服侍基督。他說：“上帝要讓新英格蘭成為這樣；我們必須盡力，成為一個山上之城，萬民的眼睛都將注目在我們身上；所以，如果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我們虛假地對待上帝，就會導致祂收回祂的同在和幫助，以致我們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在這篇著名的講道中，溫斯洛普鼓勵清教徒，將神學和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他注意到，新



英格蘭地區的社會已經因貧富差距而出現分化；因此，他呼籲教會，要承擔社會正義和慈惠事工。他認為，在這新殖民地，基督徒應有新的目標，就是建立彰顯上帝榮耀的社會秩序；他們所在的新世界承擔著上帝的使命，要作為上帝之國的範本，向世人展現。

1639年1月14日，新英格蘭地區的三個鎮（Windsor, Hartford, Wethersfield）共同發表《康涅狄格基本秩序》（The Fundamental Orders of Connecticut），這文獻被公認為美國第一個成文憲法，其開篇就指出：新世界的公共法律和秩序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和命令執行。

教會拓展與社會重建

在英國內戰期間，新英格蘭地區的神學家和治理者梅瑟（Increase Mather, 1639-1723）並不視這場戰爭為單純的內戰；他認為，這是上帝和撒但在歐洲的長期戰役，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久就要得勝，然後就是千禧年的開始。梅瑟盡可能收集歐洲的新聞，從教會、政治、社會到軍事消息，將其和美洲殖民地的狀況聯繫在一起，試圖在其中找到理解上帝末世計劃之鑰。

1669年，他發表了一系列講座，題為《以色列得救的奧秘已經開啓》（*The Mystery of Israel's Salvation Opened*）。他說，新英格蘭地區是啓示錄所提到七個階段中的第五個階段，之後就是以色列人的歸信。在此後幾年的講道和講座中，梅瑟堅信，雖然新英格蘭地區並不完全等於降臨到地上的上帝國度，但卻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一部分。

1674年，在“患難之日臨近”（*The Day of Trouble in Near*）的信息中，他說明即將來到的末世會如何展現在新英格蘭的社會、政治中。他宣稱：上帝的國度將會臨到新英格蘭地區；他甚至將新英格蘭比作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17世紀末，新英格蘭地區出現大量對千禧年末世論研究的著作。例如，維勒德（Samuel Willard, 1640-1707）在《泉源大開》（*The Fountain Opened*, 1700）中，預測末世猶太人將出現歸信潮。

千禧年主義不僅激發了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士，讓他們看重社會建造，要作山上之城，也影響到他們對宣教的態度。例如，著名的宣教士艾利亞特（John Eliot, 1604-1690）就是千禧年主義者；他深受英國神學家布萊特曼（Thomas Brightman）的影響。在1660年之前，艾利亞特堅信，美洲印第安人是以色列人失落的一個支派，因此，印第安人的歸

那一代很多人都稱新英格蘭為新以色列，當時出版了大量關於如何在末世承擔基督教使命的著作。New England was addressed as New Israel by many at that time. A lot of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concerning how to accomplish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eschatological age.



信和基督再來有密切的聯繫。於是，他開始在殖民地推動印第安宣教事工，為印第安人發明文字，翻譯《聖經》。同時，千禧年主義也讓他認為，必須廢除印第安人一些不平的制度，如一夫多妻制等。在宣教的同時，他致力於改良印第安人的社會秩序，推行“文明”規則。學者霍爾（David Hall）指出，“這些規則都是源自這一信念，即‘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是並行的，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條件。這一觀點在當時並非是艾利亞特所獨有的。”

克頓也認為，在基督復活和基督再來的中間時期，聖徒將要對世界進行一千年的統治，預備基督的再來。他在“教會的復活”（*The Churches Resurrection*, 1642）信息中，呼籲教會要“外在”和“內在”同時改革。一開篇，他就提到撒但在一千年中將被釋放，從而在教會歷史中造成逼迫，敵基督也將出現。最後，他呼籲說，新英格蘭地區所承擔的，是末世的使命，要恢復真正教會的形式；他說：“因此，不要讓新英格蘭成為一個安逸之地，要用我們的復活來祝福自己，因為我們要參與到這項改革中。”

那一代很多人都稱新英格蘭為新以色列，當時出版了大量關於如何在末世承擔基督教使命的著作。根據霍爾的研究，在殖民地中流傳著兩個對新英格蘭地區的末世盼望。第一個源自但以理書：在但以理的異象中，上帝會賜給聖徒力量，建立上帝的國，直到永遠；另一個就是重新建立教會與共和國（*commonwealth*），包括公民社會，讓基督成為真正的君王，霍爾稱之為“敬虔的治理”（*godly rule*）。

千禧年主義成為當時新英格蘭神學家理解社會和政治最重要的視角，在新大陸和英國之間的關係、社會變遷、社會問題以及殖民地目的等問題上，人們很自然將這一切與上帝的國和末世使命聯繫在一起。殖民地的牧師普遍強調一個主題：“宣

告新英格蘭在末世計劃中的特殊位置：這是以馬內利之地，基督是新大陸之父。”

在當時，對猶太人歸信潮和上帝國即將來臨的盼望，並非個別神學家和牧師的觀點。殖民地時期的新英格蘭地區，人們普遍都持這樣的看法。例如，在當地影響力甚大的英國佈道家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講道信息不斷透露出這樣的觀點：他們所處的時代是“教會的半夜狀態”，而“一個榮耀之日”馬上將要來臨。他也提倡為猶太人的歸信持續禱告。懷特菲爾德最後一次從英國去新英格蘭佈道時，看到那裡復興的光景，寫到：“你會覺得，千禧年真的來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愛德華茲（1703-58），這位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被公認為是塑造美國神學和哲學思想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人，也很熱衷於千禧年主義。他在《末世論筆記》（*Notes on the Apocalypse*）中甚至估算，千禧年大概會於公元2000年出現於新英格蘭地區；他按照千禧年主義的觀點去推動社區生活實踐。

公民千禧年主義和美國中心論

到了18世紀，千禧年主義更廣泛地普及美國社會。南北戰爭（1861-65）之前，美國基督徒普遍確信基督即將再來，因此激發出傳福音的熱情。

哈齊認為，在美國不斷民主化的過程中，千禧年運動（*millennial movement*）不是僅僅局限於神學家和學者們當中，而是遍及各個階層，進而影響了美國的民主制度。他說：“從討論預言性主題的講道、書籍和小冊子的數量來看，這一代美國公民可能生活在一種此後任何世代都不曾經歷的、基督二次降臨的陰影之下。”

還有一個很重要、但常被學者忽略的層面。在教育水平不高、缺乏神學訓練的群體中，千禧年主義提供了一種世界觀，指導他們去理解18世紀社會結構的變動，也為他們提供了擴展群眾運動的動力。

在這段時期，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少強調平等和民主化的教派，他們主張去精英化，反專業性神學訓練。在這種千禧年主義的推動下，主要由草根民衆組成的教派，如衛理公會（*Methodists*）等，人數都大幅增長。同時，美國還產生了其他側重末世論和千禧年主義的教派，如“基督門徒會”（*Disciples of Christ*）等；還有不同於傳統基督教的新興宗教，如摩門教（*Mormans*）等〔《摩門經》（*The Book of Mormons*）也有千禧年主義的觀念，

在20世紀之前，千禧年主義成了美國人理解歷史、定義國家宗旨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Millennialism was the major underlying ideal for America to define its history and national purpose.



指出目前美國正處於一個新世界的轉折中：“美國處在幾千年都未有的處境中。”¹；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 1782-1849）等人則創建了“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s），在教義上提出：對末世的恐懼是“極讓人失望的”，他們鼓勵信徒為預備基督再來而傳福音，讓得救的人達到足數。

千禧年主義也影響了美國大眾對政治的理解。在美國獨立革命期間（1765-1783），許多作者大量使用和千禧年主義相關的辭彙，特別常用“千禧年的（Millennial）”一詞，來形同這場革命。

在美國和法國大革命（1789-1799）之後，美國人對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也隨之增加。有些人將民主化的出現和法國大革命的狂熱聯繫在一起，但是更多美國人認為，人民獲得平等、民主和自由，是千禧年即將實現的指標。當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當選第三任美國總統（1801）時，伊利亞·史密斯（Elias Smith, 1769-1846）甚至說，上帝興起了像傑佛遜這樣的政治領袖，是千禧年的預兆；而基督國度的基礎，就建立在美國和法國這兩場革命之上。

19世紀時，美國越來越多新教徒堅信千禧年會在美國實現，“最基本的原因為：幾乎所有美國人都確信，美國的使命是要影響全世界。”在學者阿斯壯看來，當時美國基督徒的主要特徵，就是“將後千禧年主義作為美國的理想主義……相信上帝的國就要在歷史中實現了，而且肯定是要在美國的歷史中實現。這思想強烈帶有完美主義的色彩。……進步的呈現既是個人性的，也是社會性的。”如此，美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便開始出現。

最早的廢奴主義者之一，神學家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 1721-1803），對奴隸制度的反駁和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千禧年觀。霍普金斯和他的老師愛德華茲一樣，認為千禧年將會在公元2000年左右實現。在此之前，世上的邪惡會不斷增長，敵基督的勢力也會出現。千禧年主義的觀點成為霍普金斯和他同時代基督徒參與社會改革的一個重要動機。他們將千禧年描繪為正義時代的來臨：“那時平安會遍滿全地，公正不偏的慈憫會促進普遍、真誠的友誼，而霍

普金斯將這種千禧年異象轉變為對當代的批判，也與他對紐珀特（Newport）奴隸貿易的攻擊結合在一起。”

可見，神學層面的千禧年主義此時已經發展為一種美國中心的自由平等社會理念，而信徒無不懷熱情地去追求其實現。

結論

韋伯和托克維爾都觀察到了新教在美國社會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但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將超驗的末世觀納入，以致不能更深入地理解美國社會秩序中的深層理念動力，那就是千禧年主義的目的論——如何建立山上之城，以預備基督的再來。

美國繁榮和民主秩序建立的原因之一，並非新教徒因對救恩不確定，內心有焦慮，以致力求在世俗事務上有所表現；而是因為：他們活在對千禧年的盼望和熱情中，要建立山上之城；這理念形成了新教倫理，繼而延展到整個社會。千禧年主義不僅影響到神學教派和新教會眾的生活和信仰，也推動著美國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變革。

到了20世紀，隨著現代性和世俗主義的出現，千禧年主義已經大為衰退。儘管如此，但正如學者布洛赫（Ruth Bloch）所指出，在20世紀之前，千禧年主義成了美國人理解歷史、定義國家宗旨（national purpose）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也培養了美國共和主義和民主精神的德行。 ㊦

作者為夫妻檔。李晉在加爾文神學院讀博士，馬麗為研究員。

上帝是數學家嗎？

基甸

前一段時間網上流傳一條“科學家發現上帝存在的證據”的消息，聲稱日裔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加來道雄（Michio Kaku）“發現了上帝存在的科學證據”，而且加來認為：“我們（人類）存在於一個由智慧者創造和統治的大自然中”。

著名科學家為上帝存在提供科學證據，本應該讓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歡欣鼓舞。但在已經進入“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的今天，人們對網上各種新聞的真實性懷疑程度較前增加，因此，對於這類較具轟動效果的新聞標題，我感覺應該先謹慎考查其內容。

為了確證這條消息是否真實可信，我去網上搜索了一下，發現這條消息原本是從一些科幻、東方神秘主義和類似新紀元運動的“靈性”（spirituality）類網站傳出來的，後來也有一些基督教網站轉載。¹

所有轉載的相關消息，都有一個顯得特別學術和高大上的詞組，叫“primitive semi-radius tachyons”（“原始半半徑超光速粒子”），且說，這就是加來老師找到的科學證據。但基督徒博客作者“馬斯特”用谷歌搜這個英文詞組，發現：所有結果都指向網上同一條“科學家（加來道雄）找到上帝存在的證據”的英文消息，而任何科學網頁上都沒有出現過。有人在加來老師的臉書上留言求證實，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所以這條消息多半是編造的假新聞。²

“一英吋長的數學公式”

這條消息中連結一段題為《加來道雄：上帝是個數學家嗎？》的英文視頻，³ 是由加來本人所講，不過內容其實主要是在談數學與物理的關係。

加來說，在科學史上，數學和物理曾經水乳交融；數學的發展促進了物理學的突破。但約一百年前，因為拓樸學（topology）的出現，兩者似乎開始分道揚鑣。今天，現代物理學發展出弦論（弦理論）、超對稱理論，似乎突然之間，物理學又反過來革新了數學。

物理學的目標，是找到一個簡潔的數學公式，打印在紙上也許不超過一英吋長，但卻能夠使我們統一所有自然界的力，這也就是所謂的“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的數學表達。

加來本人是研究弦論的。他認為，這樣的“一英吋長的數學公式”（one inch equation），關鍵是超對稱性。它最初來自理論物理而非數學，但卻震驚了數學世界，也改變了數學研究：今天我們對宇宙本質的描述，竟然仍舊可以是純數學的！所以，加來說，從現代理論物理的角度來說，“上帝是一個數學家”。弦論的“一英吋長的數學公式”“讓我們可以讀懂上帝的心思”。



理論物理學家加來道雄

作為一名理論物理學家，加來認為：“上帝的心思”（the mind of God）就是具有超對稱性的弦論，它是“宇宙的音樂，通過超弦在十一維空間產生共鳴”。

加來確實曾用“上帝的心思”來形容弦論所揭示的“宇宙真相”，但他並不是在宗教的意義上講到“上帝”。在這段視頻裡，我也沒有看到他講大自然是“由智慧者所創造和統治”。所謂“上帝的心思”或“上帝是個數學家”，只不過是他對“萬有理論”的數學表達所提出的一個比喻性說法而已。

同樣的比喻性說法，著名無神論物理學家霍金早已在他的《時間簡史》一書中用過。該書結尾的最後一個詞組就是“上帝的心思”，但那並不表示霍金相信宗教的上帝真實存在。我相信加來也是如此（他可能是借用了霍金的說法）。

關於“萬有理論”，當今的科學界還有很大的爭議。雖然加來對他自己做出貢獻的弦論情有獨鍾，但不少科學家也曾予批評，認為弦論無法給出有用的和可證偽的預測，因而為一種偽科學。⁴

所以，弦論是否夠格被視為一統天下的“萬

加來說：宇宙那麼和諧有序，以致物理學家竟然能夠用一英吋的數學公式來準確描述，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Michio Kaku mentioned the universe was so harmonious that the physicists could use a one-inch math equation to summarize its laws. This was a fact not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有理論”，仍然是個問題。加來很可能是太過自信了。

加來道雄的信仰

加來道雄是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的物理教授。他不僅是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也經常出現在各種電視節目中，算得上是一名科普“網紅”。他所講有關科學與信仰的言論，很容易在網上搜到。我看了一些相關資料，發現他平時就喜歡談論一些玄幻、神秘、“不可思議”的題目，例如平行宇宙、外星人、UFO等等。⁵ 他也喜歡談論時事和政治；曾明確表示反對宗教極端主義，也反對道德相對主義；常常為民主制度和科技進步辯護。⁶

加來說，他並不相信一個能介入人類歷史、施行神跡、垂聽信徒禱告的“人格化上帝”（personal God），也不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啓示。他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聖經的永生觀點並無證據”，而聖經記載的地球年齡（根據聖經家譜算出來的時間為6000年左右）跟今天地質科學家發現的地球年齡（如大峽谷的年齡是數以百萬年計）也不相符。⁷

在被問及“為什麼理論物理學家似乎都有很强的靈性”時，加來說：宇宙那麼和諧有序，以致物理學家竟然能夠用一英吋的數學公式來準確描述，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這樣的公式從何而來？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是“上帝”選擇用它來創造宇宙。而如果我今天想當“上帝”，我就可以用數學公式來創造宇宙。⁸

加來對宗教信仰的看法，跟同為科普“網紅”的極端無神論者道金斯等人明顯不同。在一次跟道金斯同台辯論時，加來說，他相信人類具有追尋永恆和宗教信仰的“上帝基因”，而且即使科學能夠解決“萬有理論”的問題，大爆炸的背後是否有一個“推手”，弦論的背後是否有創造者，仍然是科學永遠無法確定的問題。所以他認為，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是人無法確定的，無神論或有神論都沒有百分之百的確據。

加來說，他的上帝觀跟愛因斯坦的非常相似：他不相信“人格化上帝”或聖經所啓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但他相信一個有秩序、和諧、美、簡潔、優雅的“斯賓諾莎的上帝”，因宇宙的存在不可能只是“碰巧”（accident）。⁹

愛因斯坦的“上帝”

愛因斯坦是一名偉大的物理學家，可是他的宗教觀和上帝觀常常被人誤解。這可能與愛因斯坦喜



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歡談論“上帝”有關。

比如，愛因斯坦講過“上帝不擲骰子”、“造物主深奧難明，但卻無惡意”以及“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等等名言，很多人因此誤以為他是基督徒。中文網上曾有基督徒轉發“愛因斯坦是基督徒”的謠言；有一個視頻和故事被廣為傳播，講到一名學生跟無神論教授辯論上帝是否存在，也把愛因斯坦的名字加在這位學生身上。

近來中文網上、新媒體上流傳一篇題為《愛因斯坦臨終驚天遺言曝光：宇宙中一切物質都不存在，唯有精神永恆》的文章，聲稱在一封最近才公開的愛因斯坦寫給女兒莉賽爾（Lieserl）的遺書中，他談到愛與上帝：宇宙背後有一種生命力，那就是愛。愛是一種無比強大的能量，愛是光，愛是引力，愛是終極的“萬有理論”；每一個人類個體都是“強大的愛的發電機”，愛是生命的意義，愛是唯一的答案，“愛是上帝，上帝就是愛”……¹⁰

愛因斯坦這封“用愛發電”的遺書，簡直就像是一篇試圖用現代物理為相信上帝信仰辯護的文章。但很遺憾，關於這封“遺書”的報導也是假新聞。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施郁曾在知乎專欄撰文，用事實和分析令人信服地證明：這封“遺書”根本就是虛構、偽造出來的假文章。¹¹（何況，愛因斯坦顯然不可能說出“宇宙中一切物質都不存在”這樣的“雞湯”式胡話。）

愛因斯坦確實不是基督徒或猶太教徒。他在1954年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你所讀到的關於我篤信宗教的說法，當然是一個謊言……我不相信人格化上帝……如果在我的內心有什麼能被稱之為宗教的話，那就是對我們的科學所能夠揭示的這個世界的結構沒有止境的敬仰……”¹²

他也列舉自己不信猶太—基督教的“人格化上帝”的一些理由：“教會兩千年來做了許多不人道

基督徒相信，這位“智慧設計者”就是聖經所啓示的“人格化”上帝。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the Intelligent Designer is the personal God that the Bible has disclosed to us.

的事。……你只要看看教會在歷史上對付猶太人和穆斯林的仇恨表現，十字軍所做的壞事，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當猶太人和波蘭人在挖掘自己墳墓的時候，教廷對希特勒的默許。希特勒年幼時還作過聖壇童子……”這些理由顯然與自然科學無關，卻和教會在歷史中的負面表現有很大關係。

但是愛因斯坦並不是一名無神論者。我們最多可以說，他是位不可知論者或自然神論者。愛因斯坦對宗教表現出相當的尊重，他本人也可以說有相當深厚的宗教情懷。（筆者曾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住過幾年。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圖書館，可以看到愛因斯坦當年在神學院的留影。他經常路過神學院，有時也會和一些神學教授探討終極問題。）

作為一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對科學的熱忱也是其宗教情懷的一種表現。他說：“我想知道上帝的構思。其他的都只是細節。”對相信“斯賓諾莎的上帝”的愛因斯坦來說，也許“上帝”就是自然（律），自然（律）就是“上帝”。但愛因斯坦曾說：“宇宙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就是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用“一英寸長的”數學公式描述的自然律之真實、永恆、優雅、簡潔，本身就讓我們感動和驚嘆，引發我們的宗教情懷。愛因斯坦既是物理大師，也是數學大師，但他說：“上帝不為我們那些數學難題而費心。祂信手拈來，將萬物合一（He integrates empirically）”。我相信在愛因斯坦心目中，“上帝”也是一位超級的數學家。


上帝是數學家嗎？

今天的科學家是否已經找到可以用“一英寸長的數學公式”描述的“萬有理論”？科學家們似乎還不是那麼肯定。但今天的物理學、天文學已經明確證實了“大爆炸”理論和“宇宙微調”的存在。¹³

宇宙具有精妙得無以復加的“智慧設計”特質，而“宇宙微調”是通過自然律實現的。上世紀的無神論哲學大師、“無神論旗手”傅盧（Antony Flew），晚年轉向有神論，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思考自然律的問題時，認識到：自然界不僅有規律，而且這些規律具有數學的精確性和普遍性，並且多種規律完美地組合在一起。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首先必須相信自然律的存在和恆定（否則根本無法進行科學研究，所以科學家都是有信仰的人）。科學家們都堅信，宇宙在所有層次上都是完全理性、符合邏輯的。這確實是指向自然界背後有一位具有超然智慧和理性的設計者。¹⁴

基督徒相信，這位“智慧設計者”就是聖經所啓示的“人格化”上帝。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上帝是一位數學家（或者物理學家）”，是正確的。基督徒相信，上帝確實是以超然的智慧“無中生有”地創造了宇宙萬物。聖經說，“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祂口中的氣而成”（詩篇33:6），上帝用祂的話語（語言）創造了一切。不僅如此，上帝也“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希伯來書1:3），即用祂的話語持續地護理這個世界。

我相信，數學確實是上帝創造和護理萬物所用的“語言”之一，但也許不是唯一的“語言”。比如，生物學中DNA包含的密碼，也可以說是上帝創造生命所用的一種信息“語言”。如此說來，上帝也是一位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其實，上帝既是一切真、善、美的源頭，我們也可以說，上帝是位智慧超然的藝術家、法學家、政治家……但這樣的一位上帝，同時也如聖經所啓示的，具有理性、意志、感情的，是有位格的上帝，而不只是用自然律定規宇宙、但卻跟人沒有關係的冷冰冰的數學公式。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耶穌基督所啓示的上帝，確實不是自然神論的上帝，或“斯賓諾莎的上帝”。加來道雄和愛因斯坦所認為的“上帝”，與真正的上帝之間，還隔了一個十字架上的“道成肉身”。

作者現任海外校園編輯

註：1. 例如《時代論壇》2016年10月消息“著名物理學家加來道雄指科學證明上帝存在”，<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4645&Pid=1&Version=0&Cid=145> 2. 馬斯特：科學證明上帝存在？<http://tinyurl.com/jialai> 3. “Michio Kaku: Is God a Mathematici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emLZvNDuk> 4. 維基百科“萬有理論”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萬有理論> 5. 參《被禁止的知識》第一章“不可思議的物理——與加來道雄對話”，<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25728041/> 6. “When Even the Super Genius Michio Kaku Lost His Coo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GOrWmVMv8> 7. “Michio Kaku on Life After Death, Creationism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f Geological Ti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Bp4D9dMU> 8. “Machio Kaku's Opinion On G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OoRvNK5wk> 9. “Does the Universe Have a Purpose or Meaning: the Deba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krlf-K7yBo> 10. 《愛因斯坦臨終驚天遺言曝光：宇宙

愛：一位牧者的學習

劉陽

在我進入神學院的第一年，才意識到服侍神的困難。這牧養的領域，無視我的聰明才智、職業履歷，卻單單要求我用自己最薄弱的地方去服侍，就是讓一個從小在缺愛的環境中長大的人，每一天把愛給出去。這是何等的難啊！

尋找愛的動力

我自己總共就這麼一點愛，給了老婆，孩子就哇哇叫；給了孩子，老婆就覺得空氣稀薄。現在，神啊，你卻要我分給眾人，我上哪去找愛來供應？

我只好每天早晨在妻子和孩子起床之前，一個人到客廳裡，跪下來禱告，向耶穌說：求你向我顯明你的愛！我裡面有個愛的空洞，求你來填滿！。

神並未馬上回應我，卻帶來一個人。那段時間剛好傅立德牧師來神學院教導。他是美國人，取了個中文名字，在台灣宣教30多年，操一口流利的國語。他既是牧者，又是專業的心理諮商師。連續幾個晚上，這位80多歲的老人講述他一生的服侍經歷：他如何花10年輔導一個病人走出最深的傷痛，如何陪伴一個從小被家人視為廢物的男孩考上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工作、成家，每年的父親節，這個男孩都會寫一封信給他，英文比他這個老美還漂亮。

我邊聽邊羨慕他的生命，原來活出耶穌的愛這麼美好！然而直到最後一課，他才告訴我們一個秘密。

小時候，他父親很嚴厲，是整個地區的學監，常到區內各



傅立德牧師

個學校巡視。有一次，剛好一個很嚴厲的老師在教課，在他的課堂上，若有人要去廁所，他會站在門口問：你忍不住了嗎？只有回答“是”的人才能出去！

小傅有點緊張，因為他忽然間很想上廁所。正值他心慌之際，一回頭看見父親的臉，突然出現在教室後面的窗戶上。原來今天父親剛好來他的小學巡視，這下可慘，嘩！他尿濕了褲子，整個教室都是難聞的味道。老師走過來，領著他穿過所有人的目光出去換褲子。經過父親身邊時，父親什麼也沒說，只是從心底發出一聲嘆息——“唉”。

從那以後，父親每次來參加家長會，都不進教室，總是坐在外面。小傅從沒問過父親原因，不過他總是覺得，父親是以他為恥。

父親的那聲嘆息像烏雲，一直籠罩著他的生命。即使他做每件事情都力求完美，仍然覺得自己不配得到父親的愛。直到60歲時，他心中才有安全感，能把這段經歷分享給太太和學生。

最後，傅牧師說，對他一生的服侍最有幫助、也是他最喜愛的經文，就是：“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每當他在生活或服侍中患得患失，想要討所有人的喜歡，或不接納自己乃至不接納別人的時候。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進去，在禱告中彷彿聽見上帝親口對他說：“傅立德，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有一天禱告時，我腦海中忽然出現一幅畫面：原來在我的每一處傷口下面，都藏著一朵不知名的花。雖然魔鬼想要毀掉我們，但神都會出手托住我們；用祂的愛包裹我們。當我們生命裡的舊傷痕越多時，所擁有的花朵就越多，開放得越燦爛。花朵就在傷口之下，成為愛的記號。

我們是神的兒子，神的愛是我們行走天路、彼此服侍的唯一動力。求主拿去我們想要被人認可、得人稱讚的心；主所給我們的新身份才能帶給我們

(接上頁)

中一切物質都不存在，唯有精神永恆》<http://www.backchina.com/blog/261700/article-244734.html> 11. 施郁《“愛因斯坦致女兒的臨終遺言”是真的嗎？》<https://zhuanlan.zhihu.com/p/20594001> 12. 范

姜群健《愛因斯坦的宗教觀》<https://zhuanlan.zhihu.com/p/25770773> 13. 基甸《諾天訴說》<https://zhuanlan.zhihu.com/p/21314543> 14. 張軍《用80年做一個決定》<https://wethinker.com/2015/09/12/7882/>

我越認自己的罪，就越感受到神無條件的赦免之愛。

The more I confessed my sins, the more I could feel the unconditional and forgiving love of God.

真正的自由。

當有限的愛用盡時

婚姻關係暴露了我的愛實在有限。即使對妻子、孩子，我都難以給出捨己的愛。其實，用對方喜歡的方式、能夠感知的方式表達愛，已經是一種捨己。有時候，我們對人的愛只是在用自我的方式表達。然而，並不是我煮了一鍋酸梅湯，對方就一定得口渴！

人其實不願也不敢承認自己不可愛——甚至那麼不堪。因為我們不確定別人會接納我們的本相，更多時候，我們也不接納自己，我們其實很會騙自己。拿我自己來說，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以為自己是個特別有愛的人，理由是：我看電影的淚點超低，最見不得人被欺負，關注貧困地區發展，熱心祖國的公益事業……但自戀就會給謊言留地步，當我們選擇與謊言合作，自己神兒女的身份就會被魔鬼偷竊。

因此，過不了幾天，我又開始覺得，孩子怎麼這麼難纏？為什麼每天都這麼晚睡覺？只要自己開始抱怨，我就明白必須得禱告了，因為愛用盡了。

我再次跪到神面前。不過那時老二出生了，神學院的宿舍只有一居室，客廳也成了臥室，生活條件更差。為了不吵到孩子，我只好跪到衛生間，求神光照，向神認罪。

那幾天我恰巧讀到王明道先生的傳記，他公開承認，婚前他以為自己很有愛心；婚後師母對他說，你就是個順便愛人的人。哇，他老人家連這都認了，我這才放下面子，對妻子承認我的問題。認罪不能光向神認，必須也向人認，不然神就成為我們逃避責任的幌子。

越多認罪越感受神的愛

神大有能力，凡事鑒察，連我隱而未現的罪祂都曉得。但祂照我的本相愛我，神的愛讓我們更有安全感。人只有在完全的接納中才會顯露自己，不再逃避，接受聖靈的光照，顯出自己裡面的真實。

聖靈是愛的聖靈，是真理的聖靈。要我們愛別人，用真理對付自己——這道理我們懂，但卻常常犯錯，把順序顛倒，成了“愛自己，用真理對付別人”。

如果孩子明明錯了卻不肯認，配偶明明錯了卻不肯認，是他們要去悔改嗎？不一定，也許是我要趕快去悔改！或許是我愛得不夠，接納不夠，恩典不夠，以至讓他們沒有安全感，不願認錯。此時，

我是想證明他們錯了，還是真心希望他們好？

在那些清晨，聖靈光照我。讓我看到，我暗地自詡的每個優點背後，都有硬幣的另一面。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把漏勺，原來從環境、從他人那裡遭受的傷害，只不過在我身上戳了幾個洞而已；大多數的窟窿，都是我長期容許自己本性中的罪，在生命中盤踞腐蝕而成的。試想：神要我這把漏勺做什麼呢？煮餃子撈麵嗎？

既然看出老我已經到處是破洞，丟掉這樣一件破衣服，比捨棄一件自以為好的外衣容易得多了。我原本還想一手穿針一手引線，躲在耶穌後面，趁著四下無人，把自己悄悄縫補一新，再出來行走江湖。可是現在徹底放棄了，整容不是自己對著鏡子能搞定的，靈魂的整容更不可能自助。

這時我才醒悟，原來自己一直低估了神的愛。耶穌不只站在我的傷口上，也站在我帶給別人的傷口上；祂為了別人傷害我的罪，和我傷害別人的罪，承受了雙倍的刑罰，付出了雙倍的愛。然而我竟懵懵懂懂，還被撒旦欺騙，與謊言合作。以為自己只是一個委屈的受害者，拒絕承認自己亦是個自私無情的施害者。

約翰一書1:9-10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祂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

我越認自己的罪，就越感受到神無條件的赦免之愛。被赦免越多的，感受到的愛就越多。我們看見自己的罪有多深，感受到神的愛就有多深。當我們發現自己裡面有一個罪的深淵，並且把它帶到神面前，神就用愛的泉源填滿它，並且滿溢出來。

感謝主，跪在衛生間禱告，我不能再裝作自己裡面毫無污穢。當

我抬頭看到淋浴噴頭，心想，如果神允許，請化我的殘破為一個與主連通的噴頭，讓神的恩典和聖靈的活水，藉著我的漏洞流淌下來。☪

作者在香港服事。本文節錄自《境界》微信(newjingjie)，原文名：“在人心和愛的戰場上，禱告得勝”



回國半年的衝擊

郭易君

這半年，我們經歷了許多事，體會回國的文化衝擊，也看見了上帝的作為。

2016年5月13日，我們一家回到中國，準備服事神。當時女兒不滿三歲，兒子七個月大。

在哥倫比亞讀書的時候，我們要帶領一個華人信主，必須先開車載他們買東西，再經過一兩年的跟進，對方才會信主。但是回到中國，傳福音的機會太多了，無論是打車、買菜、跟同學聚會，都有見證基督榮耀的機會。過去六個多月，我親眼見到將近七十多人信主。

我妻子在美國讀輔導，回國之後，她就開始做抑鬱症的輔導。五十多個案中，百分之七十是重度抑鬱。感謝主，經過輔導，很多人開始恢復，經歷生命的反轉。我們看到福音的釋放和醫治的能力。

然而回到我曾經服事的教會，卻也看到許多讓我驚心、傷心、痛心的事，給我許多警惕。

人的跌倒與神的審判

我之前教會的一個同工，後來因為和一個小姊妹發生淫亂而跌倒。我有一次去香港開會時，見到他的師母，她哭著講述這些年多麼不容易。我心裡特別難過，同時也特別戰兢。因為身為傳道人，我們同樣會面臨這樣的試探。

有位曾經幫助過我一年，作我的屬靈老師的韓國宣教士，在北京服事了十年，教會從零開始，發展到幾百人，後來在全國有十一個聚會點。然而今年，他們的教會徹底關門，這位宣教士被迫回到韓國。他把錢捲走，讓許多信徒跌倒。

其中有一對夫婦來找我，我知道內情後非常戰兢。因為這對夫婦剛信主不久，就參加這位韓國宣教士的教會，五年之後，他們的羊毛被拔光了，羊肉被割完了，落入絕望、悲痛、不想活、婚姻破裂的光景。我很難過，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曾經愛主、宣教的神僕，竟然會跌倒到這樣的地步？

我心裡也生出很深的敬畏和畏懼，因為知道耶穌是右手拿著七星、在教會當中行走的主。因著這件事，我心中尚有的一點牧會的野心，現在全都打碎了。我只求踏踏實實地牧會，謙卑地服事這個世



代，因為神是輕慢不得的。

家人的責怪與好牧人的聲音

然而，我最大的挑戰發生在家庭中。岳母反對我們走全職服事的道路，回去之後，她就不停地責罵我，說把女兒嫁給我嫁虧了，我們又沒有把孩子養好。第七天，我和岳母發生了爭執。當時我積累的那點零用錢也用完了，心裡真覺得不如直接跳樓自殺算了。

後來我爸爸回到河南老家，家鄉的人知道我做了牧師，就嘲笑父親。他回到北京之後，就對我大聲咒罵。在我成長的三十六年裡，父親從來沒有那樣對我說過話。他面目猙獰地不斷咒詛我、痛罵我。我當時心裡非常難過，也不知道當如何回應。他是我的父親，這是我沒有辦法選擇的；我只有忍耐。

當天晚上我徹夜未眠，躺在床上不停地流眼淚，和太太一起禱告。快到凌晨的時候，我昏沈地睡了一會，又起來禱告，那時候就聽到聖靈對我說：“孩子，你不是說你愛中國嗎？你父親就是中國！”

當時我心裡面立刻非常地受安慰。因為我父親是匠人之子，新中國建立之後他就出生。這個國家的災難、包袱，和各樣的洗腦，他都經歷過；他的疼痛就是這個世代的疼痛，他的難過、他的捆綁，就是我們國家的捆綁。所以我心裡就很受安慰。我說：“主啊，我願意愛我的父親，求你幫助我，使

神憐憫我們，即使在我們信不下去的時候，還攙著我們的手，讓我們用信心活下來
When we had little faith, God in His mercy led us with His own hands and helped us to survive by faith.

我有力量。”我就禱告，將父親交托給耶穌基督。

回國的這六個多月，我去探訪曾經在教會服事的弟兄姊妹，發現有很多羊被狼吞吃，已經不信了；有很多羊生病，在呻吟；有很多失喪的羊，在曠野裡漂流；有很多肥壯的羊，自己吃飽了不讓別人吃。看到這些光景，我心裡很難過。我曾經以為，五年之後教會會成長得很好，可是回來之後發現情況竟然不好。但神讓我聽到好牧人的聲音。

耶穌基督是好牧人，好牧人愛自己的羊，知道他們的需要，願意愛他們。我知道我自己不夠，不配，但聖靈指示我，讓我在祂面前自卑，順服，雖然自己覺得軟弱，仍要立志一生做個好牧人。

軟弱殘破與夠用恩典

首先，我很深的體會自己多麼軟弱。臨回國之前，老二被查出來有先天性氣管狹窄。我當時相當猶豫，要不要回中國，還是因兒子的病而留下來？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美國出生；在美國我也有很多服事的機會。在哥倫比亞讀神學期間，我開拓了一間小小的教會，他們也迫切希望我能留下來。

但是，神呼召我們回去，所以我們就決定回去。但回國之後，孩子不停地生病，我們一遍一遍地掛急診。六個月的時間，我們跑遍了北京大小的兒童醫院。每次兒子好像活不下去，呼吸困難的時候，我心裡就覺得：主啊，我好軟弱呀，我一點沒有辦法。我真的很想做個好醫生，治好我的兒子，但是我治不了。

神就藉著哥林多後書4:7-10的經文提醒我。保羅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

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其次，我也經歷了殘破中的完全。前幾天有人問我，你回國這段時間，最大的屬靈感受是什麼？不知道為什麼，我立刻就回答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是一個殘破不全的人，在殘破不全中服事，也在服事殘破不全的人。

哥林多前書4:9說：“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在回國這段時間中，我深深知道自己不夠，看見教會的需要太大，弟兄姊妹的問題太多，我幫不了他們。我常覺得，太難了，這裡的霧霾受不了，沒法出門，孩子在家裡跟坐監獄一樣；美國的空氣多新鮮啊。我心裡嘀咕：要不回美國吧——就像豬八戒回高老莊一樣。

但是感謝主，神卻讓我知道：祂能夠！祂知道我們的信心小，一遇到問題，我們就想逃，要不然就讓別人扛著。但是神憐憫我們，即使在我們信不下去的時候，還攙著我們的手，讓我們用信心活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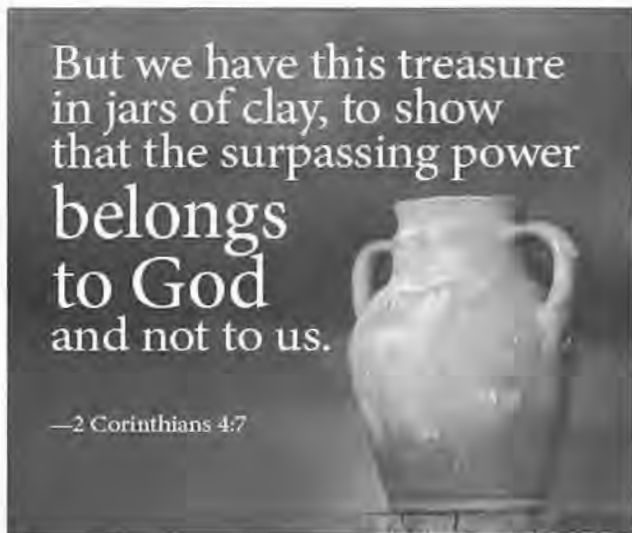
第三，我在難處中看見恩典。我們回北京後，第三個月就開始植堂。本來我們想六個月或一年以後再建立教會，但是，就如同大衛當年在曠野，神把那些老弱病殘和逃亡的人聚到他那裡一樣，好些沒有固定教會的、在教會受過傷的、從韓國宣教士的教會受傷害出來的人，開始跟我們一起查經；慢慢地，教會就建立起來了。

教會從二十多人開始，三個多月就發展到七、八十人，租的場地已經坐滿了。有位弟兄說：“我越看咱們教會，越像是老弱病殘孕待的地方，像個病人救急站。”我說，感謝主，這是耶和華的作為。

過去幾個月，在服事的過程當中，我常特別覺得孤單。在北京，教會之間的聯繫並不多；同代傳道人之間少有機會溝通，和上一代長輩的聯繫就更少。我們像是被丟到曠野中一樣，孤單、艱難，常常感到在黑暗當中踽踽獨行。但是卻深深知道：有基督相伴，祂的同在是那麼真實，祂的安慰是那麼確定。

所以特別感謝主！也謝謝一直為我們禱告的弟兄姊妹們。願上帝祝福每一個人！✠

本文為郭易君牧師2016年底在美東差傳大會中的見證，由王京平整理。



千年之約

季芳

編註：季芳為基督徒作家，曾為《海外校園》寫作。近日她完成《神佑中華》大型史詩歌舞劇的脚本，本文為第八幕尾千年之約的配舞之歌。該舞為男女單舞，男方隱喻耶穌，採蓮女隱喻中華民族；由女高音獨唱的歌詞，表達了神對中華民族的恩典與祝福。

寂寞如影，相思如隨。
玫瑰的幽香，絲絲縷縷縈繞窗前。
燈下的我，在你的話語間流連。
你踏月而來，輕輕喚我，
去赴一個千年之約。
今夜，月華似水，繁星滿天。


是三千年前的那個古老夏日，
那時的我，
在杏花煙雨的江南，
涉江採蓮。
一葉蘭舟，載我于藍天碧水之間。
你緩緩而來，
接天的蓮葉映日的荷花，
襯托著你，
高貴而又聖潔的容顏。
我萬分欣喜隨你而去，
去赴你的千年之約。
你含笑看我，
看我綻放如夏日最美的那一朵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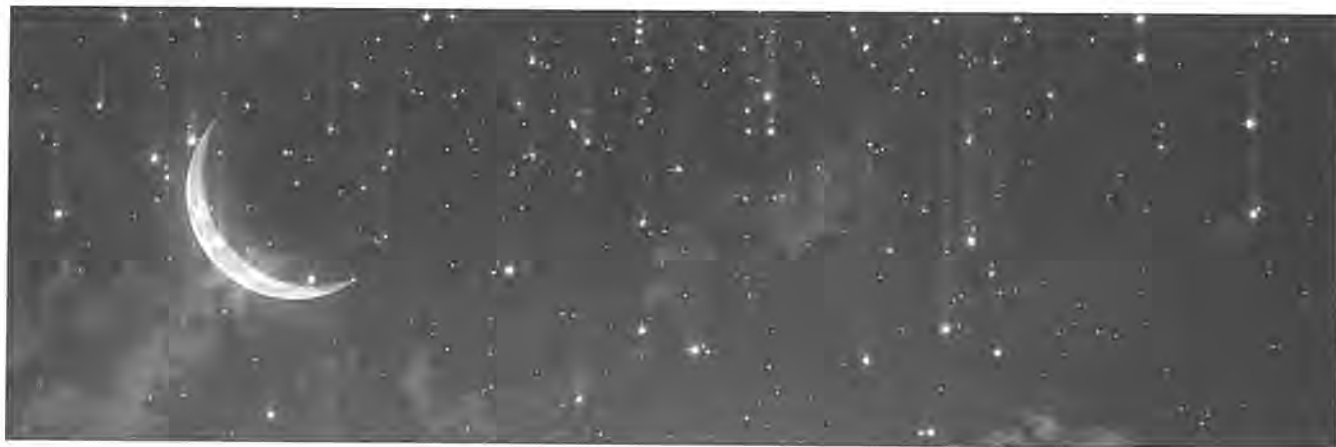
日月迴圈，光陰流轉，
殺戮與爭戰不停地在華夏上演。
我與你失散於歲月的黑洞，
滄海逐漸變為桑田。
別後的我，
唯一的命運就是枯萎，
唯一的結局就是凋謝。
那悠長的悲傷與思念，
計算它們的單位是光年。

從盛唐到中元，
從明初到晚清；
從雪山之巔到東海之濱，
從蒼茫的草原到嫵媚的江南。
走過紅塵無數個世紀，
你將我苦苦找尋。
為了將你的救贖彰顯，
為了讓你的旨意成全，
為了在神州大地上寫下你愛的詩篇。

芙蓉千朵，碧葉千片，
你我重逢于清香四溢的河邊。
你輕攜我手，領我向前。
今夕何夕，
快樂與感激充滿了我的心間。
還有我對你的深深眷念。

千年之後，一定會有，
與我心思相同的女子，
從容前來，領受恩典。
溫婉如玉的靈魂裡，
一定有著同樣的謙卑，
同樣的敬虔。
她也會在深夜的燈下，
在你的話語間流連；
也一定會在輕喚聲中，
去赴你的千年之約。

那時，同樣地，
月華似水，繁星滿天。 



(接封底)

稱：「未來10年是人工智能的時代」，科技發展的速度將「更讓我們瞠目結舌。」

1980年，初入大學的李開復一腳踏入AI領域，以後畢生在其中研究、開發，曾經在蘋果、微軟、谷歌等公司擔任要職。他目前擁有圖像、信貸、人臉識別三間AI公司，市價近美金一百億，但他說：「這數值與10年後AI將創造的巨大產值相比，只能算零頭小錢。」

AI的計算力已可超出人類百倍；強AI與大數據配合，具備快速的自學與改進能力。未來在任何一个行業裡，學者專家的判斷力很可能都會不及AI。

世界即將因AI而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光明面來看，人類將因AI而受益。例如，自動車將比真人駕駛更安全；繁重的家務將由機器人代勞；農人只需作機器農夫的經理；3D列印將以低廉的成本徹底改變所有製造業，並讓人享有「個人化」的產品；AI改進的農產品，將解決饑荒問題，等等。

然而，AI的衝擊也會讓許多人難以招架。不僅工廠流水線的工人被取代，金融和商業界的銀行員、會計師、分析員、保險經紀、顧問、中介等，也將大多由AI接手。由於AI可以快速提供準確的資料，就連記者、醫生、教師、律師等行業，需要量都將銳減。李開復指出，現有的工作十年後可能將有一半會消失。不會在AI浪潮裡嬉戲的人，在這趨勢中可能大受打擊，因缺乏工作機會，而陷入焦慮、迷惘。

正視人真正的需要

這一屆工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在人生的黃金年歲將有機會大顯身手。李開復勉勵他們，要以熱情去擁抱AI，不要因挫折與困難氣餒，起步雖踉蹌，堅持到底必有豐收。

其次，這群未來AI的主導者要有使命感。因為這利器在野心家手中，必然帶來難以想像的禍害。（其實，用AI來發展武器已是各國軍事的重點；在無孔不入的互聯網世界，個人隱私也早已被掌握。）李開復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們，選擇發展方向時，要以道德來考量：選擇拯救而非殘害，選擇激勵而非打壓，選擇同情而非貪婪，選擇和平而非主宰。

最後，李開復以自己直面死亡的體會，作出感人的提醒。2013年，他被診斷患了第四期淋巴瘤。來到生命的盡頭，他才開始深思：人真正的

需要是什麼？到底什麼才能帶給人幸福？

他意識到，他所有的成就，包括畢生期待的人工智能時代即將實現，都變得毫無意義。他發現，自己過去可能將人生的優先次序本末倒置了。有一本書探討臨終病人最後悔的事，結論為：臨終之人最希望的，是能再有機會花更多時間與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李開復閱後深有同感。他終於明白：人類最需要的乃是愛。

是愛，讓人類有別於人工智能。李開復指出，AI沒有感情，沒有自我意識，當然更不會愛。例如，AI圍棋軟件阿爾法狗（AlphaGo）雖然能擊敗世界冠軍棋手，但是它體驗不到下棋的樂趣，勝利的愉悅，更不會開心得想去擁抱愛人。（甚至它不會明白為什麼要下棋！）

愛的生命與群體

今年5月26日，中國圍棋神童柯潔輸給阿爾法狗。觀察這場對奕，人與AI的對比昭然若揭。只見沈思的柯潔，臉上不斷出現各種表情，還不住抓頭髮。賽後在記者招待會上，他分析自己，失敗的原因只因他是人，有情緒：當他覺得有可能獲勝時，變得過於緊張。

其實，柯潔何必懊惱。他的情緒顯示他有「自我意識」，這正是人遠遠比AI更寶貴之處。或許AI可以無限發展，聰明超過任何個人，但它終究是機器，沒有電能就成廢鐵；它的存在只是作為人類的工具，沒有真正的意義可言。

的確，人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但人卻有永恆的思維，而且會去尋找意義、目的，更需要活在愛中，才會覺得舒坦、平安。

5月25日，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請來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演講。他以「目標（使命）」為主題，激情澎湃地提醒畢業生，看清人生的目標何等重要（他自己因認定事業目標而不惜輟學哈佛）；並且，在這千禧世代，只是找到個人的目標還不夠，還要促使人人都有目標，充滿使命感。這位藉網絡發展群體的青年才俊，更關心的是人與人間的關愛，因此他鼓勵人組織各種互助群體，讓人類得著真正的幸福。

這些在AI浪潮前沿的專才紛紛覺悟：愛才是人生最珍貴的，由此可見，古老的聖經並未失去重要性！因為它告訴我們：愛的源頭是什麼，愛怎樣才能得著，愛怎樣才能堅固，愛怎樣才能存到永遠。愛是它的主題，也是它向我們的挑戰，更是它給我們的應許。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給AI弄潮兒的提醒

蘇卿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13:13)

夏日艷陽高照，平闊的沙灘佈滿密密麻麻的弄潮兒，隨著陣陣波濤興奮地起落、歡呼。若把這幅畫面的大海改成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那片海灘就將是未來十年全世界最風光的景點。

今年暑期，美國各大學熱鬧的畢業典禮，紛紛邀請名人勉勵後進。5月15日，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學院請來該校在AI領域成就卓越的畢業生李開復，前來講述心得。

世界即將因AI發生巨大改變

這位當天獲得滿堂喝采的講員，是2013《時代》雜誌百大人物之一。他一開講就宣

(轉封底裡)